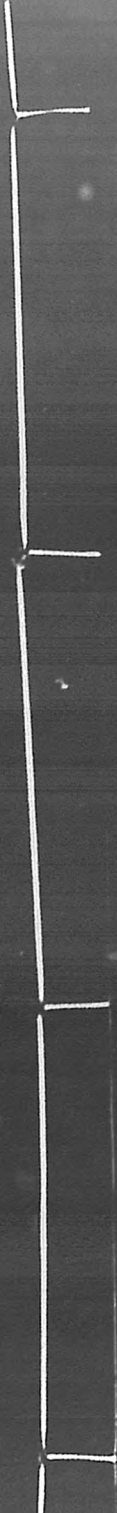


香田文集



栖真館集卷之十六

四明屠

隆緯直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書

與彭歙縣

君遐令弟向與不佞遇于都門一見語合共講千秋
名山之業甚自臭味維時周公子叔南實同講
稅無何不佞以萋菲落藉南而君悲歌恍慨河梁
雨雪陳義甚高其後遂聞叔南得茂陵之病天死

長安尋又聞君遐連第後以言事忤旨聖寵不佞
良以惻然興懷往歲不佞以朝白岳道新都深欲
一見足下致哀輓亡者并訊令弟起居乃甫入境
即聞郡太守微不悅山民山民急滅迹而過其地
并足下亦不敢通不佞論交海內似獸與荆楚有
宿緣荆楚柅林之士嘔好不佞者十殆居七八人
生有情那得不念而故人榮枯異路生死關情寧
能恣然耳所以不通閣者良亦有緣足下得無訝
山民非復人情耶頃聞令弟一疏蒲輪神物一離

泥沙化龍騰霄何所不終今作豐城獄底灰
也寓書者爲蔽邑逢掖生張君梓亮雅士也儒
而抱仙蛻理訪汪司馬國中便謁足下幸物色款
之何如有湘鯉南還訊令弟煩爲道致人拳拳不

與馮吏部

選歲弟自北來遇仁兄朱方握手盡一日之驩別
來忽五易星霜矣懷念如何仁兄抗疏名高匡時
計切東南儉歲元元苦饑必且建石書以活邦人

野夫跂而望之弟與諸昆季中最不肖罷官亦最
蚤中仇口而非其罪歸而家徒四壁立人皆謂屠
生良苦乃弟此中有主見推分任真委命造物貧
賤交并世累轉寡日領清虛超然寬悅非特不悶
而已弟生平未涉足秣陵南國山川名勝良所夢
思以啞之遊資杜門自廢表夏甫七室王君公墻
方將五岳視之足以卒誠矣家諸孫本辰本東
子以謁選起文求免查駁乞二兄爲一言之
變野夫不淺爲家石况味蕭然髮僧兩

大學能口之不悉

與倪雨田駕部

某往濫吹小吏辱在明公鞭箠之下明公覆露洵
沫無所不至略去崖異各披素心至今與念足爲
感泣風波相失漂轉東西迨維舊遊恍爾易世某
遂作越國布衣矣仇口含沙非復人理禍本醞釀
政在雲間鳥道羊腸此涂真畏矣某歸而家無負
郭四壁蕭然頗知皈依清淨之理脩閑不悶賀
黃冠領鑑湖後此一段風景恐當屬道民矣明公

許之否家諸孫本辰太學謁選起文事在賢司乞
恩門下幸推分早爲勾當免其查駁感戴感戴餘
不悉

與朱汝虞吏部

客歲辱仁兄倡義助姚念耿年丈地下有知當爲
銜結第姚氏諸弟不能念此兄寡嫂乃姚嫂亦頗
感於外家日尋下戈姚年丈身後猶有此不幸柰
何弟去年走宜州哭沈君與年兄墓乃沈公子爲
地師所誤尚在淺土又感屠墳豈爲盜斧所侵王

魚金盃幾出人間破棺將及其骸而免當是沈卽
地下有霽耳弟至適公子方入楚謁丁右武侯之
一月不還而行留書痛責公子促之了襄事不審
此時業已勾當否弟今歲遇此大饑八口恒枵腹
吳越父兄子弟在在飢離可憐弟不暇爲八口憂
皇而懷添室軫慮顧無可爲計仁兄何以出奇畫
拯此元元家兩諸孫太學本辰本東並以謁選起
文求免選部查駁弟與選君都無生平乞仁兄與
清宇丈一白之推愛山林之夫高義不淺矣弟與

開之金石交往歲弟北歸故踈避之者以弟新得
罪當宁避之無為故人累遠聽不答乃謂開之有
涼德於不肖誤矣誤矣去秋弟遇一方外導師於
虎林引開之其詩蒲團之學訂烟霞之約更深矣
足下與秣陵諸公諱幸道我兩人千秋義無間何
如何如餘不悉

與劉誠意

容自吳門來傳君侯尺一深有意乎不佞豈以不
佞果是當石函記中語耶既媿且慙然不佞為人

踈而忘機愴而寡慾似於大道幾近生平不欲以
凡夫下鬼自命雅慕霽條調饑不啻頃以積苦至
心為神理愍念頗得從方外異人側聞還丹之訣
更得餌人身同類上藥一如高明來論二六時鍊
緯真炁葆和霽光稍見交并既濟之效第不識將
來究竟若何惟虛已以俟機緣而已君侯才高識
淹英朗空洞自是人傑亦稱道宗惟是雄豪激烈
意氣未降動招物忌故知薄俗難諧末路多窘亦

後雄心稍戢道念轉增所願若侯亟下金剛杵
去閃爍迅駛之氣宜返恬泰津梁不遠矣雖然國
家終須倚君侯一臂先青田遺下素書可用也然
後回頭請做留侯故事置書兩生爲家諸孫本辰
本東太學先襄惠太宰嫡孫也

富王哈仙

不佞頃從士大夫得聞先生名實益當世異人也
漢武帝唐玄宗及我世廟並好神仙道術當時方
伎之士扼腕而譚禁方術而士人鄙嬰情世味蟻

慕蠅附無論大道卽其爲品格卑卑矣獨史稱羅
浮軒轅集天台司馬子微華山陳希夷雖被人王
召出一踐闕庭輒飄然長往孤雲野鶴不可籠繫
千古高之先生以道術入京業蒙今上知眷富路
恣睢將折其剛足見幾而作鴻飛早冥身名俱全
悔吝不及自非慧性靈光洞洞朗朗胡以能然今
者歸來乎山中誅茆煉藥了道栖真使僕望風
慕無已忽枉瑤華之音知先生深有意乎不佞不
佞用夫耳一念向道至誠天神聖師實監之自

世間益厲苦行先生倘憐而收之他日願充門下
掃除之役守鼎守廁惟仙翁命之敬布腹心幸爲
亮在承惠山水妙染并謝勤渠小詩一筆意不
悉

會黃白仲

扉履西行後乃不知便過句餘句餘人終是傖父
面孔何能厚遇高賢可惜道民虛發大黃鷄子其
司理浮慕風雅俗情不減政恐束身投之亦復悠
悠行路心道民卽向若瞽嘔出一斗英雄血安補

嗟嗟世道交衺久矣世人相向頌當路譽人
瓜德片語一出同声爭和惟恐不及咳唾則拾餘
寶則承若譚布衣寒峻才賢攢眉搔首甚或文致
巧詆洗垢索瘢吾以爲孔鸞人以爲梟雀細營此
世界物態人情有不其然者蓋絕歎矣吾與足下
肝腸都不能與小人作緣深宜荷擔挈甌人萬出
中使虎守殺駮童畊雲永隔人代柰何四壁爲祟
八口累身強以言咲對俗物眉宇亦足憐矣道民
一片熱腸真可爲世間受苦衆生立死乃世人

不爾宜其衲鑿不入哉深慮足下枵腹卧西湖之
上再作書抵問之令渠急响沫賢者乃聞渠亦汗
湧不夫以足下注念若聞之猶然他人復何望耶
西泠六橋水清泚甘香菱角鷓鴣行滿湖而足下
飲湖水采菱芡而食之自了兩焦功課於大佛禪
房神氣既王當復不饑弟欲過虎林晤足下不知
行李留湖上能復幾時恐僕至而足下已行相去
也幸再示的信以便追隨諸使君真恐足下殷殷
問之處不及致八行僕今年致八行無慮十
餘通矣不妨出此書示之虞長孺蓮池上人而善
知識足下不可不一叅訪餘容嗣布

會喻邦相使君

不佞某往者之爲由奉長也擁腫支離吏道迂拙
獸一片肝腸齧雛嬰鴛鵲個未雕能响窮欄不能
諧薄俗能收寒峻不能事賢人卒之知昧幾先福
發眉睫則拙之效也明公何自得道民爲由奉狀
謬辱弘獎而借飾之前歲某蒙仇家大詬而還抵
流林屬明公政弭節於此某重不幸復遭鄙人

脩怨於某者向明公妻非若爲彼夫左袒然者嗟
嗟命也鄉人之謗適與彼大會不佞之不德近真
矣明公即懸水鏡曾懷得無投杼邪某是以息影
裹足不復敢前吳季札聖智猶失之道上披裘翁
某誠慰之也乃今而知明公越拘攣破皮相以與
乎膠廓之觀矣吾鄉有老文人僕向北面下之諸
凡爲光揚粉澤惟力是視當今吳中時以一官奉
此人雖劉京尹之於玄度臨印今之於相如不啻
過之吳越間山人遊客交口而妒以爲屠生宿世

豈有逋於此人邪何爲德之也頃不復疑而蕭
然渠計無復賴於貧子便欲以酒席上陵侮不佞
借以恐嚇鄉後進小生而因以爲利自此睚眦相
失積怨日深大肆謗讟於吳門白下曾不復念時
昔周旋也耳餘旬終蕭朱隙未不佞之不幸往往
如此今且刳心而遊乎沉冥之鄉人間世風波起
伏掩耳塞兌勿問矣雖然士踔厲束修而仇日必
欲瑕類之猥云文人無行長卿惕世千秋萬歲後
賈此大柱必不能甘心故萬事盡遺此念不空

誠得司當世文雅人物權衡如明公者營而洗之
即立槁亡恨吳中饑傷狀至慘明公徒跣焦勞郊
行野宿民別有天我越饒更甚闢之南北並爾方
今明良遇合諸司庶貞世事無大可扼掌攢眉者
柰何有此道民免矣天下大計賴公等在幸善圖
之分俸及僕仰荷記存近作翩翩適讀愉快

會陳仲醇道晃

許旌陽石函記中龍池期政在此寺而海內開明
疏陽之士亦往往好譚性命從事大道蓋所在有

之前此不聞士大夫烝烝若此大數與人事適冥
契可喜然今之譚性命者雖多奈何其結習久深
積緣太熟於世間泡影無常種種虛幻纏縛留中
戀不能割甚或虛憍夸巧逞其狂慧將聖賢度世
超劫大道認作是筆舌間鼓吹淋漓璀璨能奕奕
生青蓮華香而徐按其身心實際與此道了無毛
髮干涉此乃今士大夫一大病吳越間爲尤其執
此以求了脫如取腐肉飛空泥舩渡海蔑以濟矣
如是下無論其它適者逢掖之流日夜垂涎一

賢冠以覆於里閉而飽其妻孥何止如饒犬之望
骸骸餓隸之想酒炙以足下之才視此物且日暮
入手而罄爾棄去大者猶然其他一無足望達人
留懷審矣如是則了道之本也儕輩中吾歎深有
望於足下早自了結爲此世界譚道士大夫作一
榜樣甚幸甚幸欽之篤誠長孺問美並是法罷歎
苦其家貧八口爲累此自學道人魔障男兒既墮
地與人作緣於人哩自不得頃捨去天上寧有忍
心薄行仙人哉惟辦育心機緣會湏有了日吾所

深惜者安常履順而以無端嗜慾身外長物沒溺
不止者耳莫延韓聰明因際高視一時滿口必荔
無救多慾今日淪人界趣生時所好一物都將不
去惟有幻業隨身此我由是之爛鑒也足下閒居多
暇淨業日增僕密締潛修近頗有得吾兩人必期
了此一段大事斷不肯委骨沉淪幸交相提醒交
相切劑無復爲後人咲我輩作能言鸚武也道民
頃益習杜門息機都無五岳之興尤不欲輕入吳
門佳麗地蕩其心神招其口吻相見末期惟有

結

笛土百谷

陳彥声來得足下書足下大智慧人所謂升天在
霧運前成佛在霧運後以足下慧業現在了手一
回頭便是詎作遷須國王芙蓉城王而已耶僕戲
調足下無非激足下道念堅足下信心耳足下報
世願若即此便是成佛作祖心頭定不墮波旬惡
趣管卷之大修淨業此言豈是法羅足下胡不與
朝又黃白伸去客虎林鐵甚虎林人安能物色黃
生恐遂作若敖氏之鬼柰何聞杖履有人四明意
敬釀蓮花酒十斛以待故人恨故人雅不善麴君
與道民等耳

與王問伯

向者以青浦計吏一再與足下把臂既尋足下長
安市而足下業與林間人入深山無從物色自後
江湖寥遠風塵澆洞無論對面為難即一扎亦不
易通僕既為物外閒人理自不宜數與海內故交
問問而足下亦遂闊然不一存其簪履之舊耶

民林筆研久矣乃故人林生思雲者雅慕足下必
欲得僕一書持以相投不得已爲之破戒林生善
姑布子卿術能物色僕于布衣時其相人青雲骨
法十恒得其七八足下幸試之何如春日曾以一
書一歌授尊公秣陵尚未得其設音有家報報尊
公幸道道民相念向承王辰王公子寄訊人不知
尚容京邸或入里門使聞并乞道之餘不悉

與孫以德

平頭奴出自梁溪得足下手書臣時憂國肉食多

知安石負蒼生之望久矣海上新種茫茫秀
何皇穹終佑下民飛廉屏翳不復爲災閭閻猶
延其餘息即道民亦尚得爲蒲團跏趺計日維
而顛北斗爲此世界衆生請命疇謂林間人
高枕坦腹哉太湖菴蒲之盜聞已解散足下定
稍舒其眉頭矣僕年來日苦甌空枵使家奴
寸是甚以爲糧而僕啖松花栢葉體骨
更似不遠一咲姑布

與五元美司美

道民憶記曩師有庚寅之期今將至矣旌陽大
八百龍沙數距此時不遠而金虛中翁所遇衡
王薛而真人亦云此去二十季後羣仙亂出道
觀方今賢人儁流津津好譚度世大道者實
於海代人事與氣運潛符冥契可異如此道民
一片苦心誠不願浪死虛生沉淪下趣近者刻
心後願臻空寂內外兩忘是為大意并忘字亦

久之覺神氣升降薰蒸嗚美如風雨至如波浪騰
如金在鎔如鏡在磨有光燁燁有聲錚錚亦已知太
道要眇斷不出乎混沌希夷稍涉造作便傷真氣
損靈光都無是處道民工夫到此醍醐甘露妙應
自知但尚未審向後結局了手作何究竟雖嘗求
之丹經聞之師友略得過天火候溫養結胎成聖
出神之說而所遇終非鶴背上鍾呂諸公遽難
信古云差毫髮不成丹道民亦凝神守中以待

張願內秉清明外修功行從紛紛汨汨中固光返
照心境無碍喧寂一如則大真人手段也當下了
事無疑矣今歲大侵南北並爾慨郡牧荒政失策
元元流離作荒政考三十條敬上左右采覽幸塵
一夕之觀吾鄉趙奉常先生南行附布此訊奉常
直節清德吾鄉師表天下大事須時與商確往襄
公子曾爲僕致一書想久達掌記着風便無忘故
人

與陸與繩司寇

無漏上人住舍利殿大爲主僧所妒計必逐之而
後快無漏戒行無玷沙門白眉海上歲大侵上人
采橡子拾野菜以爲粮苦行可念也恐有飛語於
左右幸爲三寶故終護持之某頃爲譔募統文一
通時將食新念當有秋令渠行募吳越間以畢殿
堂工乃日用澹泊此僧所能甘也歲之不登道民
八口所不爲若敖氏之鬼者無幾矣今尚無新可
食先生在事何以拯之先生拯災卹苦功德無量
不爲小人作緣耶吾鄉趙太常公清簡水

人也入南都望先生猶雲中威鳳大賢會聚太史
當奏德星相與共壽天下大計以魁元元野夫引
領矣

與湯義仍奉常

文章之道爲物鉅而厥理細得之有分合之有神
收之欲博裁之欲精模古欲法自鑄欲心程體欲
整盡變欲化金石宮羽不必合而期於諧榘梨橘
柚不必同而期於弄決鴻濛之海步泰媪之外闔
虛無之窟集毫芒之端神凝精注久而混冥歲煉

月磨忽而鑿徹其難若此詎佻薄之夫可以亭息
儻取爲也不佞得此道甚易涉此道甚淺陵塘之
潦爾足下其瀟淳乎沉維旁唐滴滴深觀苞含意
象吐呷精華當其磔裂而播之其氣颺出塊坳
其潛精而研之其神透入霧嶺貫虱承蜩亡不窮
矣半豹全牛亡不詣矣梁蕭統上下十餘年間采
擷英爽悉呈胃其胃臆奔奔委其筆端頰洞高深
而足下亦自以爲空天絕地隻古卑今意氣

可一代似不爲過僕則願足下之益自沖挹也足
下方以盛名處都會胤纓影組揮塵抽毫人望尤
塵家傳欬唾登高而呼頓風南國之彥如雲咸來
登龍門盟牛耳文人得前而駕茂以加茲僕自中
含沙以來性霽無恙皮肉俱傷仕學兩違身名俱
廢雖復鷄肋此稅勉事揮觚而下流難居末路多
窘識不爲時采語不爲世珍當時且然後代何望
終恐狐狸徯貉噉盡方之足下爲龍爲蛇夫復何
言雖然士託天壤亦多途矣桓榮井丹顯晦異執

子魚幼安靜躁殊操不聞雲鴻下慕澤雉不聞野
鹿乃羨檻猿安身立命僕益別有麻得闔蔭毀垂
榮華滅裂文藻跳塵中而立霞外冷瘦難與足下
竟譚數十年後足下終當人我窠曰來海內好者
畫不佞多失其實僕少無挑撻之性長有擁腫之
形此中頗真風調絕少酒德既淺勝具更微遠
以儉父不收伯倫以俗物見斥惟是堅心苦行
隨雪山老頭陀執爨掃除則僕所自亮世人未

長孺清如胡威父子淹雅多聞一代名德也見
下才品不趨調饒相見便當作椒蘭契王元美可
馬入山不深爲時戈出可得免小輩之誚不金
沈君與物故海內山人遊客無主今遂當奔走司
馬門乎恐司馬業在山中久倦於延接美而賢同
栖政不妨朝夕把臂四海名不易得若元美者請
林宿將皮骨卽差老弱猶堪開五石弓先登陷陣
願足下無易庶將軍海壖侵札萬室促離雖不
八口未免嗷嗷枵腹日乘橡子雜野蕒以充糧
且幸及食新而僕猶無新可食爲吏若此而世又
徃徃以不肖見目世有朝縮銅墨暮作陶朱者
大賢耶吾鄉一老山人僕北面而奉之選宰由秦
過爲拚節如臨邛今之遇相如劉京尹之下玄扈
又爲悉力游揚諸公間聲譽賴僕而起買山隱
賴僕而給至以此招物忌來妒口此吳越人士所
盡聞也此人使氣好罵有灌夫之病向以僕頭
有進賢冠緩急可倚稍戢鋒鏑一旦摧廢歸來

中諸少年僕念夫夫薄行者浮雲蒼狗何常之有
遜謝而謹避之以託於古人交絕不出惡聲之義
夫夫不自反顧大以爲望實肆婁菲於白下吳門
賴足下方持公論諛口噤不得張嚙嚙張耳抽戈
到漑抵几三峽九曲人情有之非所望於夫夫也
人將不食其餘昔以昭明之賢不究地獄度信之
不淪於惡趣乃公多慾而險中竊恐下地閻君不
愛辭賦也僕業學於陵仲子閉戶淮園實無可搆
有聽之耳聞曰下諸公頗有入此人之說者以僕

其人若何而今忍下石如此其口筆

元伯乎足下居六朝佳麗地山川諸勝盡入品題
新篇寄示勿以陳人也而土苴之

與顏應雷侍御

天生人中秀民爲人之型范必有所異於人與利
於人腹腎今古身佩道德言爲世模行爲物表立
朝則茂明鴻伐拯物匡時居鄉則踔厲高操建標
善俗無論得時而駕與蓬累而行乃其行業崇峻

朝陽層漢而映孤霞要當無時無之而

吾梳篦力量恒以補助玄造惠濟黔黎為心如磨
出鳳儀必為祥瑞龍行雲從必有霖雨如是而後
不枉負陰抱陽出世一番耳自世道交喪士之品
卑卑矣當逢掖布衣課不過章句望不過名功絕
不以仁義道德為期以天下生靈為計彼其朝夕
耽耽名籍金閨身都津要人擁粉黛出乘朱輪如
是足矣一日得意早夜求滿其平昔之所為耽耽
者惟恐不足尚安知此外更有瓌偉鉅人之操行
乎間有稍知砥礪或質而不真陽持名節陰懷奕

庸始厲清標終染穢行又有終身假竊智術梳篦
疋以籠罩一代蒙翳後世既盜大利并盜賢聲此
則姦人之雄顧反不如庸眾之流格卑梳篦淺罪惡
猶輕乃若當今世道津梁人物模楷有顏先生者
先生立朝侃侃亦既皦日冰霜及居里閭則又敦
仁義以表俗躬長厚以維風鄙心望廬而消過行
瞻容而改月旦視以持衡親族待以舉火而又制
去成府天真爛如是先民之遺而人倫之備也

庚和請和既輕物未免任放江鮑工文淪於浮華
舉以况僕則烏敢當僕踈近嵇阮不取任放文姬
江鮑深戒浮華益刻厲細謹畏神理修其慎默
苦行人也所以蒙世人見答又被通偉曠逸之名
以文人通脫直如形影不知文人何必李白元禎
杜牧哉并丹蕭統徐孝克高允亦文人也敬脩尺
尺之書仰塵下執事執事無以僕李白元禎杜牧
也而麾去之幸甚

與馮方伯

往者某待罪雲間下邑不意某公當道之下前駟
負弩時望見清塵乃某更道某始如龍骸
以事巨室歷明公郊翼之愛寵焉大憤以無恐
乃明公每為某憂之其後禍發竟在彼中一如長
者所慮以是歎服明公真神人也華亭巨室飾外
深中權足傾時富可敵國某初到官便令心腹人
來說某云彼雖已避賢者路門生故舊布滿要地
還執國柄彼其禍福人易於翻掌地方之吏未有
不深自結納而得令終者明府其熟計之某謝

曰黃髮大老某敢不事之惟謹第爲明天子守三尺法以牧此中黔首寧能廢公義而媚私門結納之言不敢聞命此後凡有關說至某發然以公法裁之是時郡縣吏率作人家入幕之賓事無巨細悉登門領教前後行獨某強項即關說至猶然不奉指導啣之切齒矣諸爲說關當路者惟力是視而某復以公事得罪某入後乃怨之繼後某爲其被官民人滴雪大枉其家亦見恨深矣夫者以刻辨廣軍中而陽託詩文以所書其好士歎擯絕

彼夫彼夫乃誓不與戴天履地其後彼居京師大
家行千金賄之下石日夜使人偵其行事無所得
逾一歲始有列侯之讌遂擯摺惡語讚上而又布
散流言謂某好從吏臺省官疏論執政於是某與
讒夫並逐矣其既歸遂混迹黃冠逃名方外杜門
塞竇了緣息梳海內交遊一切謝絕以故還山
久通不及脩一札候明公每暇日念到明公知
舊恩胡得怒爾屢欲裁八行爲訊輒以懶罷恒
長夜不成夜言之踈懶若此何堪作更明人

大用天放長閒適性順神元和益茂終當出爲世
界擘畫非常必不令永春東山絲竹某以不才爲
時捐棄已矣進不得揚名策勛追跡夔契退尚可
尋真訪道接踵佗朝叩四壁蕭然何憾偶因結想
特走一介起居明公未盡願言統靳亮在

與張鄧西憲使

往聞明公在西曹累決大獄犯主上之顏落權譽
之膽恩流矜恕文垂平反不惟風采英毅至今尚
重朝端而厚德陰功上清簡注久矣今者明公福

與德茂既壽且康方追香洛之風兼有松喬之望
誕育令子蹕絕清英人才靈爽支公賞其神駿寶
誌識爲麒麟是天道之所以報善人也于公之門
自此大矣僕生也晚未及執鞭先生長者乃得從
令子好文好道居然椒蘭視明公固是通家丈人
行故敢輒以尺一自通賢邑顏先生禔身抗厲
物弘慈與先生同德並不佞師表也深欲樞衣
登兩君子之堂私其緒綸虛往實歸乃方習林

嚮者辱使君于旄臨况窮巷屬道民以采藥入金
叢山家僮交報急負囊出山且以黃冠布袍伏謁
與使君握手話生平至則前茅西邁矣瞻望弗及
道民爲之黯焉心斷其後李節使見過云使君書
念及道民疑道民踰垣鑿塚以避故人昔井丹高
絮猶詰陰就瞿劬抗厲猶見桓大將軍道民
雖黃冠乎尚未免爲老母負米爲妻孥拾橡栗俸
未得揮手霞外滅迹人間何至逃匿自絕賢者以

爲名高不然矣使君品士如易牙辨味精析淄滑
方臯相馬神存滅沒勤同運甓捷公弄丸又秉一
廉猶冰雪奉三尺若帝師如是而當事者乃尚深
爲洗索妄有瑕瑜世人好求多於賢者往往有之
知了無關曠度道民隱計成矣儉歲艱食家人脫
粟時不給至采鳧此野蒐以爲糧而母妻相共怡
愉都不作淒涼之色道民乃得霄霏廣莫煉性調
神頗臻玄寂所著書已成撥擷貝經據據玉笈

問詩文象緯術數亦畧詮綜山川輿圖咸有考
訂匪云名山之業庶幾一家之言使君酷好道民
譏著士爲知己必欲奉塵一夕之觀以相印可今
茲繙校博士家言知使君罷於奔命故未敢溷累
埃而後敢請深期西晤顏色行及湖上芙蓉會方
習閉戶歿光息機無能問西陵舴艋東都王胤昌
太史頃貽書道民沉雄典古海內名家茲聞拜命
校士淵中與使君方駕埒夷函國工在事岱淵當
無遺寶矣相見幸道民致區區不悉

龔龍伯貞

道民細繙道書俯仰天人之際若人事偶失天道
降災雨暘恒若則有道之人精誠之吏祈禱挽回
可以立應若下民累世積過沴氣醞釀感召五行
敗氣敗軍死將六天魔王乘機降殃爲大小陽劫
百六之數此自九皇列真校定魔敗乘時爲濟
旱爲疫癘爲水火乃下民積業大蒙自爲召取
聖人亦不能挽回今南北侵札所不可知而

下界生靈日煩作過日積奸狡

矣今日之數大有可疑夫以先生好道潔身精
不二力爲萬民請命山川詭神詎不亮察第恐小
陽九百六數亦慙爾行山自禁龍伸即欲爲至人
地柰何兩日來天道讓山甚盛夜寐亦自可喜想
定有大由以應先生至心活此邦黔首陽九阨運
猶幸其不然矣某雖踰伏草野稱布衣猶然日夕
叩百長跪申延仰體耶大夫德意讀長篇一字一
淚京林之語不過是神非后腸能不感動

與沈石公字

洛伽在吾東海中爲震旦佛大道場四方宗仰不
異迦毗獸少高賢名上文字品揚霧蹟衍暘宗風
察察乎海上人十僮父而不好事如此又胡望其
歸心寶超足六塵邪侯將軍脩補陀志以洛伽
爲洛迦以楞伽爲楞迦以梅檀爲旃檀此其大者
譌謬它可知已龍伯貞郡丞白之侯公屬道民爲
稍刊定顧自今皇大詔令及元輔鴻序而下絕無
雄文名篇足備采擇無可措手欲購求本州四
大善知識各出制作以鎮壓名山闡揚

公文死詰匠道門宗師幸首錫佳篇以倡同社不
慧不自揆度妄有譏綴敢泐覽觀并希印可道民
以不德取譏標社翁文人之口幾滿吳門白下矣
以此不復敢見乃公然名山神界何可少此人筆
乙先生轉爲索之何如

栖真館集卷之十七

四明鄭郡屠 隆緯真著

會稽越郡呂胤基克符選

書

與鄒彥吉

道民夜來襟被宿真如老僧山房條膠幽寂如此
身在峨眉古雪中蓋道民二十年前薄遊就李託
宿老僧房六夕而去後十五年而同開之重遊此
寺藉草刻竹舊題宛然雖無紗籠及紅裏老僧

見情意猶真故當勝之今者三至寺中此僧頭顱
如雪一見作虎豁大咲依依故人即生羗吠雪黃
犬亦掉尾向客若識舊日橫眉生疇昔沙彌三五
並已老大回想人生電光石火迅疾若此良增太
息晨起吧僧寮啜雪峰泉茗罷則使者儼然持八
行至故人念客深矣佳藁業已校畢五言古盡削
去六代纖豔姿媚獸存風骨篇篇據謝康樂上座
一千餘年來無此什矣七言古出入高岑間闖老
杜堂室五七言近體列之唐人初盛相半最下者

不失劉長卿步武足下請作無論力洗却吳閻鉅
粉氣物之非今之人所能道也獨絕句頗少佳境
若必備衆體似亦不可不注意及此耳過真如近
作二首秀潤老蒼無一字不穩密篇章如此咄咄
畏人道民至此稍有唵諷昨聞雲間故人唐光啓
有妹就義事甚烈烈遂捉筆爲之哀誄容當贖
通請印可也承諭選勝烟雨樓向者僅與龍伯
昏黑一登殊未悉四望烟景願與明公一登飛
若亦明公宿約也何如馮開之別道民

日美都無消息恐已遂如虎林明公使人物色之
同此勝會幸甚

與呂克符

克符足下克符年少何從得長卿其人也者而曠
就之昔人有錢癖馬癖左氏癖克符其有長卿癖
也邪長卿方不利當世不貲若泥沙則畏若鬼蛇
闕盡人情惟當閉戶克符乃歌提一片肝腸明白
相向定須別有一副眼目從塵寰外覩破人群不
能奈何短長此詎可掇於今之悠悠之徒乎何

不然肝膽惟恐弗親蹤跡惟恐弗密破去拘攣通
徹域外充符殆非今之人哉僕頃又於就李遇一
李玄白其以膠靄得長卿猶夫充符也此兩生者
非持追羨葦良無墜古道又足媿夫當今之號爲
豪傑而世俗其心者也充符勉矣自愛世之人前
爲孤俗噉盡前有萬古後有千秋充符勉矣自愛

與龍伯貞使君

適承尊諭將復有雲龍之役敬啓城北大龍湖

每歲早曠能行雨最者功德及

昨茲龍從天末掛水龍尾鱗甲隱隱可睹一義地
逼近龍湫昨刹那徙之江上付氓田父 悉見

蓋神霽肸鬻有年獸未蒙朝廷勅封以故向不列
祀典胥吏按行故事不反上聞乃今明公力脩曠
典躬報祀天井銅盆金沙而不及包家灣龍頃者
大著靈異不無以聖於君侯若侯方今人龍允宜
爲神明伸重而某向夜亦夢龍起天北垂頭屋上
某以手捧香飯蒲氣何龍龍下而就食焉電光霹
靂隨之詰朝而有洪水龍某之異而今日適領尊

教乃盡理憶葦事輒布以聞明公試一開口問左
右無不知者且明公詩賦文章龍神尤所傾注久
矣惟卽留神示夢道民蓋似不欲自言之使君耳

與丁元甫明府

歲之不登海上十室九餒吳越之間道殣相望兼
之疫癘遂至人煙稀疎邑里蕭條西陵以東疫氣
牽不渡江大都秣陵吳郡直抵虎林最甚矣五行
敗氣屬當小陽九道民八口枵虛日惟飯蔬暖水
精修禪觀力討玄宗蚤夜焚香博禱遍禮三皇

方天神聖師一以懺悔自警一以爲萬民請命野
夫別來功課如此伏讀仁兄序刻感應靈篇使人
每至骨驚神悚善惡報應因果恐動衆生令其努
力十善以免沉淪楊葉止啼佛祖不廢勸化下根
功德無量矣頃又聞仁使君荒政尙備普活元元
卽如發官帑給殷富良民賤糶外郡平糶饒民使
本境荒年之衆恒食豐年之糧卽積穀巨家欲歎
高其價而我平糶官糧日日在市彼雖懷無饜勢
必不能如此循環轉運官帑不虧小民獲濟此至

妙之策道民從蒲團上以靜力得之旁譽諸在事
賢豪無計畫及此者而使君業已蚤得而後之而
收其效也以是知使君夫人也君之爲令卓絕千
古此後有譚文士無用者野夫當舉足下擲掄其
面謁棚梅翁簡足下長歌及白岳八首能選片石
留之山中否賢鄉蕭以占太史書來約僕相共看
六橋芙蓉九日前或當暫赴之當再寄訊仁兄希
不忘瑤華之音秋來亢旱賴邦大夫至心禱禱
甬龍伯貞郡丞品格孤峻吏道醇白荆楚多賢

歌聞瞿甲天死七澤似亡其言之滋然伯玉司
馬淨業當益精乎君善遂領東甌廣文道民恐應
有雁宕一行矣

與陸平泉宗伯

道民不奉明公色咲七年於茲矣在昔爲小吏由
奉時數過從明公每相見便脫去形骸譚析要眇
擊欵餘音至今猶愴况在耳明公應化善權肉身
菩薩靜中欄柄已久觀成說熟頃者想當大有證
悟初說下土無緣得待以相印可祇有神馳

適民微天之畀得蚤遂欣廢專精努力翼了生死
大事皈依三寶嚴持五戒虔仰蓮座願列巾瓶而
重以宿因猶不忘情金液還丹一段公案近嘗研
討二氏叅同三教撰結一書夫如來闡揚大覺探
本來於妙明太上究極無名標幾先於象帝佛氏
從淨智妙圓而悟真空玄門繇混沌希夷以入神
解覺皇見性卽了心珠猷朗霧真兼惣性命妙法
靈脩所多靈脩二字尚有湊泊安排不如金仙單
提見性一了百了超朗直截是故二氏之入道

費安頓有不費安頓有有階級有無階級淺深大小由此以判其爲得大道均也蓋二氏祖師在虛空之中契同針水味比椒蘭矣柰後之不慧之徒但知各尊其教不知道本融通泥洹之詆仙化往徃以長生不死爲佳者窠臼然此實非玄門之極則黃老之本旨也蓋如來愍眾生之造惡故誘以極樂之鄉太上爲凡人之執迷故引以長生之路使人忻極樂而脩菩提羨長生而理性命及夫真知一證則苦樂兩忘仙品一登則死生覆遣二氏

之極玄至妙其大者無不同如此道民讀華亭念常譔集佛祖通載玄門自老氏而下咸悉力排詆目爲僞妄瞋恚滿腹人我山高此斷非佛祖之意夫奉佛尊教何必若是哉念閻黎恐不免地獄矣明公大道標的以爲然否如其未然不妨駁正道民世情盡矣竭力以從事此二門不敢尊仙而議佛亦不敢奉佛以詆仙倘一朝得到了手佛奴道民更是弟子不自知究竟若何肯心實辨矣伏

我平湖陸五臺司寇向

晉王舍利殿檀越頃遣高僧無漏來住持本山
今無漏募緣了此殿工而後託道賢作功德王道
民貧不能以法財爲功德爲之嘆一疏文令行某
吳越間乞明公王張緣事益釋迦文佛舍利阿育
王建塔震旦國中一十九處朔州鄆縣其一也而
此塔則自劉薩訶懇請從地湧出尤爲奇特是
今宰官居士善信隨喜但有緣法者至則舍利往
往現五色光或大如芙蓉如龍眼如盤盂如車輪
變幻神妙殊勝非一明公慨然勸化雲間善信此
盛事也所爲道法不及寒暄

與汪伯玉司馬

除夕別先生郭門歸而猶及奉老親椒觴也歲之
不登道殫相望繼以疫癘吳越之間并徑蕭條矣
太平已久生齒日繁劫溺衆生作過種種沴氣
釀上千天和玄宰至於上帝劫運勘於九皇魔王
厲鬼五行敗氣禳之爲侵爲札此詎天心之不
實乃衆生臯業之自取也衆生以業取禍如波
水形隨形雖上帝不得自主雖至人不能

中間有善根衆生清虛恬澹大則跳出陰陽直與
祖位分座小則超越阨運不被五行牽纏我能寡
欲清心長坐奉道縱儻寒難逃疫癘知其必不能
及也公不見玄象乎天下事大可憂今震旦國中
獸先生高朗超詣爲世間明眼人漆室之慮願與
共之中流砥柱擎雲攫日之手今有公在耳胡得
偷逸烟蘿養高林翠巖覺自利作聲聞辟支禪非
所望於至人也乃如不佞則宜已矣歎石窠行旣
棄世人巨手霧心復輸時直逼之牛角擠之崖顛

計無復之奮而一蹶遂了出世大事世人之所爲擠排
明眼所謂陶鑄也他日眼有碧瞳身生綠毛遇先生名
山洞府尚是故人相見依謔知識巾瓶提醒昏沉約束
掉舉真人生大奮柰何山川深阻難可數數往來
而舌端之人舉動更大不易每從蒲團念到大口
輒恍與先生晤對道民所著三教書持論太多
不盡合祖師本意自取泥犁罪過夢寐時或驚
救救便欲急取而然之日向日又復津津自
是故不敢遂行要須以他日死茶

不化爲驗耳覆既舊業俞山人竟曾勾當否今第
得此人原蒙無恙足矣道民靜中作觀無常世法
不厭身外富貴浮榮空花露電卽天祿文章雲臺
事業亦忽屬勾相與性霧了不相關徧徂狐狸何
嘗惜資人皮骨羅刹鬼使不解慕賢豪姓名若說
此事便堪痛惋僕願與先生努力霽修早脫生死
人命在呼吸之間過眼寔塵上牀鞋履截自今日
下手亦已晚矣何如何如惺生相如又客還鄉其
人雅士幸進之門墻泔滄海無若河仲嘉眠食佳

否并此致声

與管登之僉憲

僕盥讀先生所爲郡隍傳及丁虜士篡神錫三道號記
使僕毛骨寒栗道念熠熠起僕頃屏居靜中作觀以爲
世人無明作過種種自其無始結習使之亦良繇不異
神理罔信輪回取報應因果之說而一切樽檮破滅之
謂人事章顯神道眈眈眼前受用實際有據向後果報
虛幻無憑且圖眼前何知向後衆生入此迷網結冤
業永無解脫言之痛心而僕亦竊嘗私惟近日

高霧爽稍晦如來示寂權教杳然聖使迷倒之流
莽不知省凶獷之類敢於作姦僕聞著一書深明
天人之際研討二氏叅同三教其要歸於善惡報
應歷劫因果如波因水如影隨形欲以勸導愚俗
悚惕人情而人非津梁道非祖位若以一髮引千
鈞杯水沃焦金無益也乃今得足下再來天人師
夙植菩提種以權實宣揚大教以威音摧伏衆魔
以脩德行檀興起善信以天堂地獄折攝衆生攪
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此世界已斷不可少

此一段公案時節因緣則在足下當是受命而
者功德無量美僕深期卽携一笠趨侍巾瓶叅訪
即可而屬方禁足家園未能使出神識爲馳陸
臺司寇向年來四明脩釋迦文佛舍利殿尚未
工近請無漏瓶上人住持此山而僕受司寇命
檀越仍屬無漏募緣了此殿工僕貧無能以法
爲功德乃爲謏疏文一首今行募吳越間在虎
則馮開之在雲間則陸宗伯在吳郡則屬先生

事益工程將完所須不多幸足下留意會書幸
有以開化愚蒙敢空心以請不宣

與聞仲連

無極太極者理也陰陽五行者炁也天地運化長
久不毀者氣爲之輪理爲之軸也陰陽五行屬炁
一屬於炁使墮方所便有成壞生滅故歸之於理
理屬太極尚有滯闕故太極歸於無極至於無極
無始無名無成壞無生滅天地混沌而開闢開闢
而混沌是天地大物耳有成壞有生滅而此無極

之天天地地者萬劫不壞何也天一物也地一物
也無極果何物乎物則有壞不物則無壞也人頂
天立地有與天地同久者有超天地不壞者與天
地同久者仙也超天地不壞者佛也皆不外此無
極也人得無極太極之理爲神爲性得陰陽五行
之炁爲炁爲命性命本同而有仙佛分別者何也
仙調神煉炁生命變脩以求長生卒之神炁混
性以命來而長生二字皆未免藉帶也故止於

性字見性明心

性字亦空無所不空不留一物不着一相不惟陰陽五行碍他不得即太極亦碍他不得不惟太極碍他不得即無極亦碍他不得形物不能累氣數不能干劫火不能燒大水不能浸超天地而默存歷萬劫而不壞以此也仙脩性命亦知煉神還虛從太極以歸於無極而終是有性命意思在所以要其極至於天地同久而止佛直截超脫盡打破神炁性命烹煉脩持堅固長生等字樣一絲不挂彼性何嘗不立命何嘗不還而般若之中一無安

頓所以不生不滅超劫長存儒者於大地山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人民眷屬無所不黏帶所以止做得天地間一個好人而未免為天地陰陽推遷遷謝仙知除遣人間世萬緣而尚為長生牽縛所以經劫長久而猶有報盡佛真空之中一無停滯所以萬劫不壞此三教同異僕以為的然不易下脩佛者佛必悟真空乃稱最上一乘不取而徒以持誦經禮佛為公案以鑽研教典

其去性命靈脩之仙亦遠矣蓋佛子大悟禪宗立
超等覺何有於仙若脩佛如沒孔鐵椎增上我慢
不悟不證蒲團上稍得片時靜定便自謂事理俱
遣能所靈忘而不知一遇事觸物心如野馬狂象
熠熠火起都無栖泊都無依據頓安能如仙家以
神馭氣以性求情金木交并鉛汞相得結胎成聖
了手出神工夫有欄柄證驗有實際哉足下清真
善男子既辦肯心區區之忠願效一得惟足下照
管幸甚幸甚

與龍君書

李甥至自京邸得足下長牋韻語深見遠懷後遂
得東甌之報日夜望前旌過明州先趨庭而後履
任道民得携一壺賀監祠下同看湖光淨綠芙蓉
靚妝擘結秋色暘叙深情道民業戒煞生清坐
酒猶爲故人治蓮花釀市黃魚紫鱗而宅西開
園如掌輪大一閣瓌瓏上插霄藻下頰清池中
一鑑一几僅堪與足下兩人坐對池上芙蓉亦

以蓮行李廿又二日晨起忽有人來

從虎林徑走永嘉之官舍不復來四明封內候人
歸矣爲之悵然足下何急而就廣文一片冷青瓊
使橋梓一樹偃仰東西閣道竇星只尺河漢其爲
恨恨非言所宜又候人即不得故人一字誰爲問
之疑情滿腹矣江心寺古今名刹緇白如雲珠林
龍藏道民夙所皈依鴈宕龍葱竚篠竒踪詭迹深
秀萬狀爲東南山川第一天姥華頂皆在北面道
民向緣杜門禁足未一登臨良是欠事今便當携
一布囊來訪足下并了名山宿願也僕年來學道

已辦石腸鐵脊梁更得聞真師正訣所苦親老家
貧不能遠投霧岳浮沉市巷了道爲難而海上故
是十洲三島安期羨門之鄉乃近者絕少鶴頸龜
腮鹿鼻鼠耳神仙骨種里中儉父非僅僅染楮吮
毫則啗飯局矢者耳獸與尊公丈人外脩世法內
託烟霞義比椒蘭語同針芥今猶爲塵罔拘持是
他日丹房劫外生死交也不審泰山六博時足下
能爲衛度世尋叔卿先生石上否翔便附陵未

與蕭以古太史

逞歲不佞被謠詠以出也所爲衝冠搥擊者殆通都矣獨足下陳義更高燈影幢幢朔雲漠漠唾壺欲裂雄劍自吼拘於官局恨不得提章伏闕一申子公之憤吐霍謂之忠贈言解袞意氣千古夫子蘭譜屈登徒毀宋自昔而然第出諛夫之口卽事之所恒有其究卒空若理之所必無後將何據而當時雖舉國不平公論沸起獨道民若聾若瘖都無片語交朋有瞋目戟首相向者僕但以醇酒關

其口竟長嘯而出國門人以爲達不知理故應爾丈夫於此時有揮手去嘷嘷何爲今父而其事定湏大有分明千秋萬歲後詎遂以曾參果殺人也賈徐王胤昌生平未識僕面孔題書相問妮妮且欲得僕忼慨憤懣之言爲報也若漢李陵之與蕭屬國司馬遷之與任少卿近世唐伯虎之與文待詔感彼風霜懸諸日月而不知道民學道者與童子調不同頃感其意作萬餘言會之乃不能得

取觀之亦足以明傑之近抱矣李叅軍回屏是正
寓書捐俸故情不替昔義漸敦將爲南國之遊遂
訂西湖之約此時芙蓉靚妝湖水淨綠銜杯刺撥
何物不佳乃道民禪寂已久野性益成貧家瓜蔓
豈柵碧苔黃葉犬声蟲語事事習人仙佛之前蕭
團之上日有工夕有課卽一瓢一笠亦大不易出
門出門分妻孥十日之恨亦苦難卒理更有小漢
乘之遂罷于邁盈盈河漢脉脉相思悰可知已賦
得拙詩六章聊當握手神與波馳龍伯

高步青雲之上乃近當事者復惡有志之士讀古
人書抱奇負氣將來且作豪傑舉世教有以摧破
屈折之申童禁切士不得讀古書作奇語有讀古
書作奇語者明示擯落不收而顧歎收衰頽陳人
黃口孺子卑卑庸庸無奇者嗟嗟國家何賴於若
曹是宜足下困頓若矣聊書此數語一吐僕吐中
憤懣足下得此書而存之儼爾當食寒可常絮諸
留面悉未盡

與陳立甫

讀古大史書來申湖士之初

通江就六橋夫容且得與立甫及以古流
觴咏領略煙霞天忌良緣下痢病發伏枕三日
而晤期差池矣毛山陰與不穀以文字相知
蘭亭若耶復多一地主了此一段公案與致
頗饒而遊迷搖落天寒沮人又復停橈家
諸孫屠本中秀才字和叔曾習千古筆掃
萬言爲文沈雄典古有法爲人朗暢意思
深長不穀泠然相賞遜爲家駒累冠膠庠
多士卽蘓君禹宗師亦兩首取不幸又落
羽場屋不穀嗟傷之而更苦原憲之貧捉衿
肘見二旬九食不得已遊會稽欲煩足下
及山陰君爲覓一館穀以餬其八口不穀
非不深心念之林中人無可與語仰仗
西君子几鼎之力道民爲寒士荐館多
不就足下肯爲我了此一生心願則大
幸矣聞黃白仲病困武林僧舍絕粒幾
頃屢以書屬開之餉薪米竟置之不報也
天下熱腸男子豈止有一屠長卿邪可爲
太息

與王百穀

吳門來並言先生秋間入越碧苔

家且日治八仙白酒以迓真人鶴駕乃西馳久之
屢慕竟杳然可勝切悵重陽時僕有湖上交人之
約亦復不成行猶憶往年足下嘗以新園萬樹梅
花邀我雖未及逞至今寃夢猶在南枝僕深欽訪
足下半偈菴同泛石湖林屋尋毛公壇及龍威丈
人探石函王書處而蹉跎不決與故人隔絕五易
星霜吳越相望不過一衣帶水何會合之難如此
王敬羨遂爲異物可惜僕往居由奉時此君日與
還往尺素無日不將直插青松皦日蒞盟一旦削

藉東歸棄我如遺迹焉去年作一長牋投之白門
杳不修一字見報益聞入櫟社山人之謔詠深耳
櫟社翁生平受不佞厚恩足下知之天下人士所
盡聞也浮雲蒼狗世態炎燠片言相失風波如
人將食其餘乎今瘍發於背人如盤盂恐是此
口業報嗟乎以先生清德直腸不過舌端巧綺
作劉義慶世說新語耳猶然受罰王者背瘍作
楚乃公負德若爾神理將謂之何猶自夜望

先生三頭共試天池新茗請邀羅刹江水而盟之
不再負約也原正君侯以入觀道吳閭便布此不

奉徐大宗伯

某自違師相函丈型范日遠僊言蓋日積竟以踈逸
遭讒被譏荆籍東歸自某之東閉關掃迹迥於玄
虛竊念壯圖不成身名擢敗慙負知己復何願面
仰戴天日是以窳影窮遐甘心朽腐雖時時結想
師相生平高義欲圖造謝慙不敢前顧維賤子才

本淺庸性猶樗散不幸以雕蟲小技盜虛聲海內
而內抱一片熱腸寬和平恕爲物情所歸門多將
迎迹類喧穢賤子實清身約已稟於繩墨都無利
中散阮步兵任放吏鮮劉伯倫王無功酒德遠
遥度率以豪縱見疑親故習管乃知其殊不
積釁仇口發難一夫王也既赫石亦不免士可
不可辱某蒙此大詬至不肖矣然從古賢人
往往被讒子蘭伯詒何代無之未可便謂某

非人也感風召旱匹婦猶然

憑便堪嘔血飛霜不然亦宜怒髮裂背癆發於
而賤子又殊不爾何者賤子嘗學道安義命除
恨榮辱替毀怡然聽之而已師相高卧東山載
載吟以咏以勝文垂一家名成千古以此託於
壤足以不恨某又與懷左右奈貧歎應門無能
一介奉候起居交人董光宏入吳託致問訊神與
俱馳某之不敢越吳門以諱夫尚在畏彼吠龐
光宏字君謨越之才士可當竹箭慕長者當世人
文恒岱願一登龍門維長者非常賜顏色即如
昧不肖矣臨書惘然

與孫以德

弟自挂冠歸鑑湖五易裘葛矣吳門佳山水昔賢
如梁伯鸞蘓子瞻皆褰裳濡足焉弟蒙秦公子高
義深願倣梁鴻依臯伯通故事未飲慧山水且得
與足下問烟霞之盟生平幸甚乃世途詰屈人事
差池竟未成卜居計而公子時時書來其念猶未
已也弟年來踪跡一笠一瓢何處不可栖息尚若

八口累人孤雲野鶴猶類家鷄爾梁溪土風

人物秀美且也故人在望即携家不成頃時寓杖屨而弟林居多年尚未一往則以疇昔諛夫政在吳地吠龍可畏視虎方眈吳越盈盈邈若河漢矣每交遊出都門輒辱仁兄屬致存故舊急窮交陳義一何高手張原正君侯以上計道勾吳便布此訊張侯亦言足下念不佞深良以爲感張侯爲政清身動物風度凝峻表東諸侯想足下所夙聞吾黨待此君生色矣彥士好何似高簡朗潔君子其人亦嘗以上居力勸不佞而願託鷄犬芳隣不佞

德之幸道注念自去歲聞方壺今兄之變不佞之切怛以傷者久之以今計之墓應宿草矣不佞都缺生芻一吊交朋之義仰慙古人如何可言道民從愛怨家大詬辱不能飛霆墮霜又不能自刎首夫既納污含垢斯亦已矣又安能正而視無極伯嚭之鄉所以并彼中故人一切謝絕不知故人之吊義不可已也不佞所爲才不如是吾福也赤綠久之雲間鴻羽無繇附致乃

之江上舟中念青浦令廡而貧無負郭謀與二三
高義士同買田百畝雲間今不佞得歲收租以養
其八口此甚義舉山妻聞而力辭於不佞曰君以
彼中人諛削藉身名擢敗士可殺不可辱即餓死
義不食諛夫脚下土於是遂寢其議而不佞因心
德今兄不敢忘不佞哭今兄詩云座有憑陵灌仲
孺家藏然諾季將軍蓋實錄也賢兄弟之爲高義
事故自多耳范生客吳始得寄此哀輓并問訊足
下足下起居何似圖書花竹足以自老不佞刻心
學道差臻寂莫美不盡懸憶張長輿陳子有俱無
恙否

與侯大將軍

震旦國中三大佛道場以東海補陀爲第一如來
顯化無處不在聖力所向便是道場乃若洛伽孤
懸大瀛海中迥峭竒絕福地更勝久缺一志山雲
咲人君侯奮起握筦雄章麗藻照山川真稱盛事
歎逢掖諸詩既失音韻復傷俚俗志成且傳播海
內感之通都不敢姑息貽大方咲以爲明公

用抹檢罪我惟命仍購求諸名家新作增入頗足
覽觀第不揣厠以墜人下里之音恐未免黠澆名
山爾何如何如中間前後稍有顛錯乃爲詮次上
下惣分爲六卷以不佞序爲篇首總序卷首洎刻
補陀洛伽山志卷一三三四五六總題曰志舊本
乃曰傳非也諸所詮次幸命掌記逐一細加檢閱
登錄復梓勿再糾繆敬以諸公新作別錄一本奉
上惟以次增入承尊委不敢不悉其區區鄙見所
不及俟高明再訂不宣

與王暘谷

道氏矯首南望於名山則有雁宕於名賢則有聯
谷王先生夢寐之日久矣乃天則刑之始縛公車
既困吏事無從一攬轡名岳執鞭名賢乃今脫去
世間蚤遂初衣安期三山禽尚五岳盧敖汗漫
叟道逢宜可縱心浪迹無所不之矣柰何萊蕪
家介惟有母居恒愛日行難御風天將使道民
環堵俗物不令抗手烟霞追跡癡廓也亦爲

氣若垢氛淨居穢土以故不汲汲遠道登名山
以爲玄覽乃雁宕與王先生相距明州不數百里
而近蹉跎歲月曾不一擘拮芳秀欽承丰儀有如
海內人士舉此兩者以詰道戾道民則安所置對
矣今者幸有故人龍君善領一片廣文種貴郡日
者書來與不佞訂雁山之約且言先生亦願下一
榻以遲道民則先生亦既知海內有流落屠生矣
敢敬承雅念先布八行明歲花時請以暨服黃冠
三衣行下道民戒煞茹素無累太庖淪茗烹葵足
以申旦寓書者爲貴郡王復陽先生此君道品玄
朗不佞方將北面焉先生豈東家丘暎之邪想物
色又矣

與丁南羽

不慧之客海陽也海陽之上歌有南羽所與不慧
朝夕而稱心知亦歌有南羽南羽足下清真醇樸
天質自然皈心佛門遺榮耽寂品高於古人寧止
稅事憂絕一代道民所願執鞭之日久矣往者
東下兄弟他之不及握別河梁至今恨恨未

一返海壖便隔江介茫茫天地會面何時言之堪
爲泫然承爲老母寫佛母圖不慧某凡母子其何
敢當此祝乃繪事精絕方駕龍眠生則人人能鑿
定之美敬頓首稱謝入行寄訊未悉裏言

會方建元

往不慧微服詣鎮爲赴汪君約行時私計若不遇
汪君卽當寄宿酒家不復訪汪先生何故足下以
馬爲數十觔餉不慧不慧持歸未及一月散及海
上無一家不有方氏墨者

的然普唐亦恐為墨掩可惜也僕是以鄉者作
三致意焉惟足下努力今即温温玉立不辱建元
可能以自作雲牋遠寄不慧否來書有東游訪
民之約震旦國中止三大佛道場明州補陀者
一此勝黃白兩山遠甚足下不可不一來日夕
之臨書馳結

畲汪伯玉司馬

老母九十生辰幸籍真人弘茂神明無

介母尹母介母身隱不文尹母惟願善養其母
涼德安敢仰齊古人先生之明貺厚矣復加以
籠嘉幣梅檀名香幣以製母服香以供如來南
九頓敬謝明德嘉平月三日乃母生朝是日
偶有方外三道者不約而同來訪不慧王余峰
自雲間謝白淵至自京口王復陽至自東甌二
者並聞冲舉道要而敦茂實際則雲間翁爲最
間翁嘗爲諸生攝心澄靜蒲團功到真烝肉周

白外朗龐眉碧眼面有光澤駐景延年欄柄在手
今方外多贗仙人軒轅拜七十二節拜贗致真某
竊有志焉未敢輒生揀別先生得無咲其目無童
子乎先生老矣世緣一切願悉放下一切俱假我
之真我獸有此點靈光閃爍簸蕩消耗何疑其所
日夜惕省敬獻一得運水河伯慙矣慙矣山人
賴殆將滅我雕蟲名天去其疾然猶望先生一
過此人第得原縈完歸足矣僕若無別本

之願夫夫以負諾故不自

力取之至幸丁元甫起居何似吏道風雅如君
有國之寶也世人好求多於善人大君子終保持
之海陽多時賈少雅士丁南羽空谷楚然寧默論
事稱絕要當於顧長康王孝伯間求之手狀爲會
未盡願語

會汪仲嘉

去歲客海陽逼除東邁未得與足下把握切悵可
言仲淹奄然疴羸令人念之不能已足下素強健
何復忽稱病邪嘔血一症聞之畏人此症獨有蒲
團靜工大能斷除掃空雜念心息相調關竅自開
神氣自媾匪惟却去疾苦從此可得駐景延年僕
近日嘗以授王季孺太史弱疾立起靜工却病方
外人多通其說試訪求之當勝參苓芪朮百倍爾
賢兄弟並高才博雅都不講養生養性之說可恨
哉老母九十神明不衰遠承仁兄記念敢不九頓
首以謝潦畧敝叙中心如結

會潘景升

自與足下別聞問皆然人傳足下客雲間客

最後始知足下罷北征仍就留都試試又復落羽
而二仲乃牲起登第二仲豈能才於足下邪天之
鑿弄景升固如此雖然世不之青雲上求如景升
口吐玉雪筆掞星虹能復幾人定當不以彼易此
矣仲冬月老母感肺病危甚某日夕向佛天搏頰
幸藉慈佑母病瘥安嘉平三日生朝老母強健
若少壯遍見親族爲人子愉快可言遠承足下記
遣使修辭重以明貺其自老親而干戚拜恩私
繪佛母圖筆法迥異色奪龍眠老居士太

函翁序精嚴簡麗蓋代之文至所云陶母尹母知
言哉媿子不稱母實似之足下長謔變刃深秀語
語青霞金臺宮中音某凡母子恐不足辱嘉命乃
足下殷殷雅意銘之肺腑矣使者犯雨雪易歲時
勞苦何當逾感主人情深楊伯翼得寒疾京邸幾
殆歸及西陵嘔血數升神理未續僕所延方外王
翁者明馬師皇術荐以起之柰此君性僻多嗔尚
未可保萬全沈嘉則瘍發於背填而復蘊今幸無

體氣亦漸佳業謀北上聞仲連條狀清真禪心不
改李之文頽焉自放酒德彌深龍郡水風雅日勝
與不慧託吳霞外津津日以有味君喜頡頏鄙廣
文書來道故大白可念足下何時東遊握手未期
臨書悵結丁酉羽清真佳人僕客海陽所朝夕歎
此君耳一書報謝幸爲致之

舍汪仲淹

去歲歲暮促還不及再與足下握別言念足下道
體在味其弱翁良藥竟不能使足下神王骨強豈藥

物非真邪抑足下信心未也憂生之賦時勞我心
無從得足下音耗者歲餘逼除潘使至捧足下手
書語意神秀書法適勁始知足下雖病神氣猶狀
不大憊自此益講清虛怡寂之學霍然而起尚有
可望蒲團之上實有駐景延年妙訣恨足下不肯
深信力求奈何老母九十生朝承足下記念佳書
瑤篇登拜鄭重母子感戢非言所宣龍伯貞郡丞
直心抗顏吏道純白時發爲歌詩風雅宛然品亦

并了雁宿宿願不知竟得成行否吾鄉沈嘉則老
而多慾口如蛇矛疽發其背其巨如椀復如斗終
得不死天替之矣潘使還崖略布謝不悉

與楊伯翼

王仙翁鶴馭幸過蔡經家乃爲陳尉墓以去歲云
除矣椒盤無色柰何君非太白有竊梁玉清手盃
還我老仙翁王翁實已成駐景延年玉液大道既
與周旋便當深叩之匪獸可以却足下近疾而口
刀爲當面蹉過不慧以此報二十年老故人也

畚李玄白

虎林一別五更食新矣雖紫奉花時之約乃人事
蹉跎尚阻良晤青枝紅蘂對酒當歌情抱所鍾便
及不慧平頭窺鯉已儼焉在門矣何玄白之暇好
不慧津津若此來書云屈宋無馭鶴之方鍾呂乏
龍之技謂道民蕪之不慧一聞此言流汗被面不
慧之於稗文如村姑野媪粗施膏澤微有姿媚
見之山坳溪澗間顧影自照亦復嫣然今突竄

長矛巨槌野戰原阪所向無奔不遇節制之師可
以得志若使孫吳運籌韓白對壘必舞幸矣僕天
性快迅束髮讀書過目而已下筆爲文一揮滿紙
不能深思苦索卽令深思苦索亦只與一揮等爾
以故自知不慧之文流霞落英過眼光景欣賞一
時必非名山不朽之業也至云玄元大道僕自揣
凡胎俗骨何敢妄與滂負徒以涉世既久覽觀世
間一切榮枯得喪起伏變滅之事物屬無常而人
生爲塵緣縈絆欲求前修常明受傷形神速壞居

恒仄仄歎恨此言所以堅志欲稍除雜念栖志清
虛以遣累寡過澄神煉炁庶幾它日臨去了了不
墮苦趣足矣沖舉泥洹非有宿本寧可僥天之俸
乎足下知我愛我故輒不自隱匿盡吐衷言大要
僕之快爽明白爲文不精工以此天姿近道亦以
此千秋而下此僕自立月旦公案也玄白麗藻
代氣義高古人其於文也承螭削錄其於大道也
望影而馳無論雌伏雄飛總之茂明鴻烈者

玄白才氣何所不

身雖能此而者並不必假名位云云無乃猶夫
達乎風風雨雨花事零落矣人間世何物不然人
言文章不朽文章誠不朽乃其不朽矣矣空文何
與人事人與文並不朽則惟壇笈真語諸公僕願
與玄白共勉之相見未期臨書悵

富王孝廉

陡聞季夏令弟之訃肝腸欲裂淚下不收者旬日
矣夜來忽聞復蘓之報爲之喜而欲狂少選戴帽
者至又傳此語益冀生還有期又頃之而足下手

扎來急問之蒼頭則知十二之隕已就殮審若
季夏之死信矣無可望矣其爲痛悼如何可言天
天美才如飛霞落英一瞬而過生之而天不如無
生造物者弄人毒人何復可問耶化者不必再問
人世事獨未絕者苦耳更念太夫人晚景傷情
幸賢兄弟並是珪璋之秀足慰慈闈青雲不遠
旃勉旃然丈夫所用以光榮二親者政不在青
之業如何如何承論事即當力致之龍公

會龍君超

尊公手過官衙下歲筵鑰甚嚴望君超若雲中鶴
又若檻中狝古人云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我
兩人悵恨可言新篇見示無一字不穩密而風骨
故自雋爽江藻頃多名士郢中白雪非足下而誰
既許以瑾華見投何恠不發豈以不佞不足當大
雅恐以爲不律辱耶跂而望之矣足下的於何日
出衙至野人園如手掌大日掃逕下榻以遲高人
江國芙蓉歲恒以九月始著花今者一樹花已爛

煬朝旭白如傅粉少頃便淡紅淺絳亭午則深紫
一日而變三色又放花太早殆爲君超鶴馭將見
臨况故耶臨發必一過野人家一時失去千古無
嗟無貽他日後悔何如庖人繼肉行者乃餉屠者
滋爲愈耳卧讀軒詩已吟成書上覽削

與董宗伯

龍山公子甫擢瑣垣世望風采鳳鳴未鳴鵬賦
成吾道黯然士林惋歎夫子晚景有此傷情可

死公子幼餐膏梁游登青紫官至顯秩壽到
賓客如雲才名滿世造物忌盈亦云足矣天之生
人得志若此者殊甚希歎夫子達人願言覩破此
關安神養氣以延晚節勿以死者而傷生者傷無
毛髮益祇有苦爾某頃又聞伯念公孫抱茂陵昭
病爲之懸懸其有方外道矣王初陽此人遇異人
授禁方靈藥刀圭所人無疾不痊延年駐景欄柅
在其手特以進之左右夫子試與之譚當遂作針
芥契也家貧歲荒八口爲累老母今年九十一神

明尚王視聽步履不衰長念夫子白紵素絲之
感頌不忘深歆一忝潯上奉候起居裹糧爲難
有延想初陽東還海上希惠八行臨風悵甚

與董伯念

四月間吳興鬻管城人來海上便布八行以一
與先謙議想已達記轉久不得仁兄數字爲
時不馳煩間偶聞仁兄新抱相如茂陵昭疾爲
莫不字者旬日矣願念仁兄類癯精悍神

身別足下三年矣深欲一訪故人海上碧梧青
絳曉青鐔宛然昔遊風景在目乃道民連歲被饑
八口爲累裹糧不易出門甚難勢與願違祇有俛
結停雲之思亮彼此同之矣足下田疇既廣倉廩
大盈能以白粲數石遠餉道民遣一介來便當雜
褐相詣請得以王麀尾當金慈露立起文園客病
僕有方外爰王初陽曾遇異人授石匣靈寶禁方
得添油接命延年駐景之術敬以進之仁兄仁兄
今日所不足者非富貴也誠得此人刀圭即不乘

鸞控鶴長年無疑且其人有神力精劍術素習
石玄女兵略多結交海內豪俊嘗立功遼陽累
強虜辭賞棄職隱於懸壺卽無論良醫足下試
之抵掌亦自颯颯雄快矣王季夏太史一疾遂
潞上遊魂寡發扶喪萬里歸櫬孟博有母伯道
兒天生絕代才如落花從風流霞過眼氣自
入趣索然渠自足下生平好交聞之當深雅

年來性命之理頗切精神較之

武帝我世廟壹從事此道並臻高年他帝王莫
帝王富貴大矣嗜慾復多延年最不易好道者
有效我轉奈何不肯留心也佇候報書臨風耿耿
與馮開之

足下獻歲書來云今年定作海上遊訪弟官奴
自春徂夏綦履杳然區區戀掌大湖山孤山老
士而忘海上十洲一島安期羨門許遠遊咲足
儻矣矣四方災異日聞人情洶洶天下從此有

吾與足下趣在幽谷科頭箕踞長松下旁觀世紛
紜奕若無所不可英雄退步惟有長生度世一着
願共努力勿虛此生近得方外異人王初陽者向
立功滄左手提大刀三十觔累馘胡虜所向無前
辭賞徒步歸來南園藥肆歲名丹爐了道復遇至
人授玄女祕訣石匣隱文既悟真詮更精劍術金
石刀圭足以延年駐景白猿黃石足以戡亂定傾
真德洪容古柳衙之壽也渠雅慕海內馮開之

自松矣秋深或到湖上看芙蓉請留異日者面盡
與孫以德

李生還得足下手書兼以文綺爲家慈壽感故人
情深頃聞足下深居簡出環堵蕭然門無雜賓家
數長物居然布衣寒士風方之伯鸞之栖梁溪顯
晦殊涂孤高同操中林之操蕭冷東山之望日隆
矣生之不辰際此百六未可謂之寓南北並災柰何
貧家復遭儉歲八口之計計日而食一日家僅有江上

斥鹵之田五十畝頃穫稿禾雜稗子不滿十鍾典
雲之甌耶得不歷爾母年九十身與荆婦同學辟
穀術而男一女尚在稚齡朝夕所需亦無幾何歎
若諸兄諸嫂諸猶子以及姊子中表咸食貧嗷嗷
相向殊難爲情口不言而心怨尤爲賢者眷屬應
得飽煖寔困苦此以爲吏廉故廉吏早休無爲
廉矣天之毒人今若敖氏之鬼攪作一團火既
秋夫葛藟猶能芘其本根不肖讀書方忝賢

不謀夕啼饒苦寒柰何不怨夫讀書登萊元不
爲溫飽此暫不知也又僕一最大罪萬物一體愛
無差等昔日以宮俸餉四方之客而今者不能以
升斗活一家之人至於今晚節末路尚不知痛自
省改釜中有飯至戚來亦啗外人來亦啗對家人
而寂莫貧外客之咲譚感踈遠之可憐忘戚屬之
尤苦心近平等辨失親踈雖稱小仁實陷大惡僕
亦終無以自解免矣自此以外罪狀頗少皇天降
罰不知其端狀僕實有以自寬不作牢搔坎壈態

僕今日而牢搔坎壈早索我枯魚之肆客頃遲遲
語道民近日神氣大勝轉有少容不落陶鑄不屬
陰陽其庶以此耶方外之且初陽入句吳便附此
訊王君有道異人足下情色之不惡語晤清士之
聽請以李建勳王磐沈之何如

舍劉子威侍御

陸表姪至自金昌奉先生尺牘來纍纍千言瑰麗
闕肆籠罩有氏提挈陰陽抽關啓鑰摧破神理夫
世不可與莊語不佞何幸而得莊語於先生矣

歸美不佞齊物輕外洞覽超然則何敢當雖然亦
竊嘗剗心觀化小覩一切虛幻夫溟滓一理混乎
直常因形有妄因妄有結天地山川依妄而立胎
邪濕化依妄而生於是有人滅起伏得失榮枯是
非人我怨親仇恩妄結中之最小有槐虫食槐壤
虫據壤蟻穿蠹餌蠶奪蠅爭頭勇蛙怒蜥搏蛛網
朝生暮死營營何爲不佞登乎丘墓曠覽平野烟
黃日澹牛羊散牧其上蒼管有朱門大第歌鐘粉
黛爲馬不佞臨大海望白波連山彌天無岸其下隱

隱猶見城郭街衢俯仰而歎割判以來古人無一
人在者令古人而有一人在即吾庶幾有望焉今
何望矣古之人自許豪傑負虛臨之氣騁閃之姿
殫智畢力規其所圖囊括席捲氣揚意得方且建
萬年之策極無窮之驪一朝祖賈槁葉斷蓬雖
取人魚爲膏金銀爲殉設樂置伎銅臺上食彼
骨何知悲哉愚鬼推而論之王堦金埒茅茨席
金張豪華揚雄寂寞王謝駟盛任昉凋零淮陰
陸生貴鄭其烹錯也東市衣絰

開第灌夫伏誅路粹傾融終灌誅賈孟攻陷陸孫
秀仇潘當其時舉皆鋒刃其口纓轡其腸先發者
雄後時者凶得則愉快失則悲嗟榮而汰盈瘁而
慘沮勝則軒眉吐氣敗則俛首淒涼轉盼之間乘
爲陳迹東土託意于浮雲西方示教於露電旨哉
嗟乎糞蛆之甘糞人則穢之窳蠅之觸紙人則畏
之蛆乎蠅乎固不自知知之則勿復爲爾而人動
動勤勤于百年之內力恒恐其不竭而機恒恐其
不深所營幾何當其迷時不自知若瞽焉而悟明

向日種種之憂勞隳迫者皆可咲也夢者之得寤
也或有所苦也殆不勝其喜懼覺而咄之夢也嘗
其夢時人雖告之夢不信一覺而後知覺舉非實
境人生百年亦何以異於未覺之夢乎彼夫歎歎
分人我脩恩怨欲以快其心意豐其口腹榮其事
華彼方熟在夢鄉雖呼之其能醒乎嗟余覺矣
安能與彼夫同夢也不佞少有大志慨然欲以
盡其業自表見于世文章視其材力不佞

及寸命不其然乃有物敗之夫殷中軍謝太傅其
先皆晉室名士繫望蒼生逮其既起一則勲垂竹
帛一則名沒蒿萊相距萬里夫較長絜短此兩人
之才伯仲耳謝乘驕敵卒立功名殷當勁雄遂取
摧廢世人皮相右謝左殷實命不同僕則知之故
太公興周伯夷采薇子房佐劉四皓茹芝元侯縮
印狂奴垂竿孔明龍驤龐公豹隱法和助梁通明
避世垂崖救火圖南栖真丈夫失時則截得時則
駕為龍為蛇各有其時人見列星起版築昂宿

功曹應侯本亡命平津登牧豕晉公自餓儒狄責
始黥徒咸謂其材能自取之不知是亦有命焉古
今躬絕代之姿負蓋世之畧而時無根抵白首窮
巷者豈少哉夫神界可探靈蹤可躡素書可讀丹
檢可尋故丘湖不必翺越赤松不必封侯華陽不
必東都九仙不必一品功名貴富一物時來則為
之必待二物而後回首回首無時矣不佞勲業
彼夫所敗便堂立灰世念撒手烟霞遇境棄流
可謂為孔明臥龍人亭亭物表彼蓋不

之道者哉乃爲先王慕出竭精盡瘁卒天天年是
老父之所以哭龔生也使其不遭三顧終卧隆中
含神葆光以了性命度世何難而以彼易此達者
惜之卽今日以僕爲不幸者衆庶之見耳先生玄
朗踔絕故宜以賀不以唁僕天性踈澹寡嗜少營
然聞之剗物淨恨一絲不斷猶屬牽滯僕百慮盡
灰能保無一絲不斷乎有不斷則非所以了道而
歸真也是僕之所以日夜疚心也若身外空花泡
沫何足計哉先生愛我教我至矣故敢披

請正有道何以規之敬俟後命尊札至急讀一過
客至置之几而起歸急大索之三日不得恍然若
失重寶豈神物靈氣一朝乘風雷化去耶幸再寄
一通以慰調饒不悉

龔柴仲初

艸艸爲李氏招游東湖有苦爾初抵月波主人
且甚盛諸君頗驩詰朝至大慈夜宿山房弟以
荆病思歸雨冒而出馬上遇淋漓衣裳盡濕登
舟雨元沉通日夕不止四鼓僅得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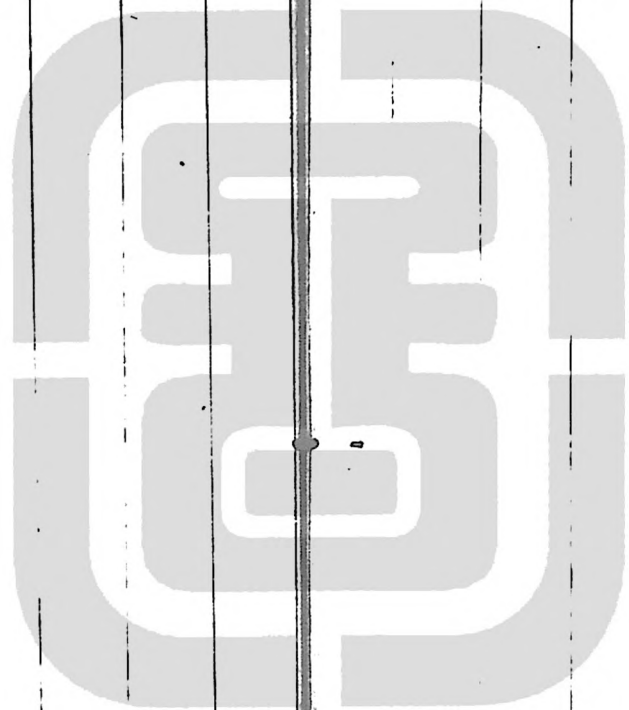
同行者借窄袖短衫若傭保僧熟視不肯信以爲
膺無何繼至諸君言之始信而留飯飯罷天明矣
遂別僧而還向僧借一雨屐屐大如舢舨不可著
則跣足持蓋行田間田間人無不掩口而咲長卿
游狀若此良自愉快宜黎子實際乎何必乘軒飛
蓋鳴嚙嚼道恐嚇松桂震驚猿鶴也讀足下詩爽
氣颯颯生而腋勝在澄湖萬頃間婉此行州州無
篇咏可酬足下耳

十七卷

終

其孳細君一簪一珥數質數贖於市肆如輓轆蓋
沒則無所於質視以爲羽客丹母乎腰間僅一銀
帶圍急時銷之以給薪米長安諸公聞而作銷帶
行以紀其事卽歸田間貧宜何如矣所知勸僕賣
文以自給夫文無論好醜人必自譽而後他人貴
之僕自視其文敗鼓之皮死龜之殼然人朝從馬
上席上湯而索一文暮輒脫草袖而自詰其宅人
見其成之不難得之甚易世皆愛其金錢誰復以
一鉢易僕一首文哉卽持一文向屠沽兒

片臠亦不可得又所居在東方天盡頭自非使琉
球日本者足跡不至眇無四方之交又以海上布
衣遊客爲戒袁安僵卧云大雪不宜干人閔仲叔
不欲以一片褚肝累安邑以故閉戶裹足以定力
自持可使腹中一日無食不可使眉頭一刻不揚
它時爲餒鬼見上帝雖顏色枯槁乎而神明湛如
前歲爲汪伯玉司馬招入白榆社使者敢迫再三
嘉乎月覽如新都作十日留逼除返海上久負先
太史宣城之期今春沈公子使人以葬期來告業



情事方苦乏西去鴻鯉屬余庸可理慨然肯爲不
佞作書郵而詰且卽發鋒急作書作艸略不盡本
懷向與喻邦相使君接分不淺亦欲誤結一詩爲
贈倉卒未能故寄足下詩東及之幸致此意十年
來積抱種種非掌大薄蹠所能悉諸惟仁兄亮在

再與柴仲初

短牆脩竹詩卷香鑪足下坐卧胡床亦足自適幸
無以樊籠自生迫迫想弟輩實足矯健如虎日本
走鹿緣了無靜攝時願安得若仲初龍鐘一室

屏喧囂兀然枯坐內視反聽服氣調神久之令元
陽充足心體融和足下目前良是天假機緣却不
自咎反生煩惱又不能虛心參問善知識此大可
惜爾弟年來深知攝煉尊生之道恨不得擺落世
事壹意了此足下倘欲開手請不吝作故人慈航
從此可證道度世何憂四大皮膚小疾哉以與足
下生平授分不淺故輒布其深中惟足下財度來
冊書近作奉去以惡札書惡冊政足相當耳

與趙汝師司成

不穀某已作黃冠物外人矣累金既盡淥酒亦虛
匪履不來泥垣堦戶鄭莊罷驛公叔絕交海內舊
遊竿牘盡廢一花一竹一罇一几詩篇經卷以送
殘日交遊止於田父譚話止於煙霞生涯止於蒔
秧朝市起伏升沉變幻之事絕不到門即到門輒
有松風吹之而去不得入幽人之耳孫生有言佛
容爲弟子天許作閒人咄咄含沙仇反爲德不穀
今於人間世隔幾代矣都無關通都無記憶或有
一二相愛道友尚不忘情則汝師其一也僕最

才抽身最蚤良是天假以雲水之緣乃足下與敬
美猶縛世罔作熟官此市上兒所津津金華紫煙
客所掉頭不顧僕年來萬念俱空一絲不罣閒中
無以自娛稍取三教理參訂和合著爲一書號廣
桑子中竅破的未必敢聖三教聖賢點頭然直寫
胷中所得提肝挈膽矣但恐終非祖師西來之意
太洩太盡殆未免理障以故秘不敢出此外更無
它事所苦憲級之貧捉衽肘見三旬九食以定力
持之不令小生烟發火去冬先君始得入土不封

不樹荒壘塊然母年九十神明無恙婦持門
苦一身亦能自寬不作牢搔熊黥婁之妻乎真
之間欲稍乞食向秣陵足下與敬美能爲東道
人不汝師爲南司成海上六館諸生聞報動色
然顧化槐李不言下自成蹊願益開顏端范以備
南金既通候汝師便須脩八行抵敬美此書成而
癩病陡作不欲勉強勞神遂已之顧念此書業
保近况雖復寓書捐竺道人所言不過如此乞

百谷王先生有道不佞生平鮮所嗜好獨好人示
其人無同賢愚貴賤雅俗美醜至前都不見有可
憎惡處歡然接之以故生平門多絢履日苦將迎
人或舉以相規謂屠先生龍門不峻門多雜賓僕
頷之而心不深服夫所謂龍門不峻門多雜賓將
以疇爲正賓邪疇爲雜賓耶今之人多以冠蓋爲
正賓以毛褐賤士爲雜賓門前第通一冠蓋便徂
以爲光榮第通一毛褐便相戚以爲雜賓

遠今之人愛屠長卿者大都指輕通毛褐爲龍門
不峻並未聞以其冠蓋爲不合與通而舉以相請
讓也若然徒有分別勢利炎涼太分明爾安所論
龍門之峻不峻哉嗟乎毛褐賤士恒苦饑寒或
忍難無可告語望門投刺士大夫家往往指以
雜賓而斥遠之至一冠蓋臨况騶從如雲塞途
巷主人顛裳倒屣舉家踉蹌奔走惟恐有失毛
登門門者呵止不得入視主人如天帝偶而一

所積爲雜質故也而今余亦指爲雜質而并送之
即此曹將安所一投足乎夫孤高峻潔口無輕言
身無輕行擇人而交擇地而蹈此士君子之法律
蕪容泛愛去城府絕町畦無物不與而又不與物
比狎爲非大人長者之度豈不亦偉矣故元禮位
舉風格峻絕上論高之蘊端明上陪王皇上帝下
陪卑田院乞兒至今太和元氣藹然必也銖銖而
兩計炎涼較利害屬貴光榮者進貧賤酸澁者退
如是而號以爲杜維質峻龍門誤矣乃若云遠鄉

邪親有道去煩就簡漸歸清淨以此見教僕請
懷以聽今之士大夫不通貧賤而好接貴人不
清言而好涉塵務不尋花問柳而好求田問舍
簡將迎而內多嗜慾臣門如市臣心如水故當
之僕頃以貧故戶外屨綦漸少舍西旁闢一隙
大如掌四周繚以泥垣雜樹野花草木漸以
古屋三楹稍加脩葺日坐卧其中手一編而
死起伏變幻事一切不入於野人耳以此

有友如先生者不三數人毛羽摧頽以來眼前
衣大半化爲蒼狗歲寒青松吳中獨兀夫與先生
在爾先生日望僕過金昌下榻底常望而不至則
有說母年九十不可遠離又以年來貧益甚不能
辦遊資世務既能踈嬾日長視出門真如登天想
君家新園嘉勝當不減王右軍輞川莊春風乍和
花事行感何緣與高人同試輕衫道屐也吳中多
杏花幸覓一二相寄齋備憇憇之書數幅八分真
謂惟命梁溪故人秦君陽與僕有深交而其至自
京師以八行記之便布心曲不盡願語

與秦君陽

鵬月使者還自梁溪得仁兄手書知行李適以早
月歸里中何其神氣相感如此也數千里倦遊入
入門與眷屬燈前情話雖行落魄亦聊可自遣不
佞弟荷仁兄骨肉至情只尺丰神可勝飛動本
於元夕後便出門忝晤知己叙致契闊乃弟頃若
益甚不能辦遊資又恐不佞扶服西行抵家後

在野敬道小力修荒牘奉訊仁兄僮行李方春未
果北奔急見報弟不難典衣裝爲出門計三年關
別千里相思猶然裴徊延望不奮飛而奔顧念仁
兄疇昔之義爲何慙媿足死仁兄急欲見弟可以
一言相促助我遊興除夕始得剗土塋先君子不
封不樹荒籠蕭然人子之恨何言老母今年八十
有九康強如昔恨不肖一官拓落家慈晚景凄涼
古人以善養親不肖猶媿斯語小室西隙地可栽
花木數本聞江陰無錫多牡丹芍藥乞足下覓一
二種付奴子來供幽人唵嘯太夫人獻歲想益安
好家荆婦念太夫人及嫂夫人恩義不能去口香
爲道之鄒彥吉先生曾出山不父不通問良以
懷趙千里山水一幅舊王妃篆書四幅韓昌黎
一部羅念菴集一部湖羅一端詩扇一柄藻黃
元年鼎一枚奉將鄙情伏希麾頌

與劉金吾

不佞賴明公寵霽奉老母挈妻孥還家無恙

書佛道藏數卷一鑑一几奉大士及曇師蒲團

興作老居士生涯風日熙明親朋相過焚香啜茗
共啖脫粟清言娓娓佛言無生仙言不死以此忘
情遣累足以沒世所苦家無負郭達生委命屢空
晏如若恒謂友人云閣上殿前病鬼多餓鬼少家
有黔婁賢婦相共糟糠未嘗一刻攢眉向人屏屏
以來海內交遊干賣盡絕自出潞水三年未嘗有
一字入都門天上故人恍如隔世矣獨念明公時
昔周旋義高千古當不復初被仇口明公一日三

過不佞邸中對長安諸公衝冠扼腕義形於色不
佞云某越國男子歸不失作海上布衣明公休矣
無累故人明公忼慨以手摸其腰間玉帶曰某亦
介鄙人至此亦已過分誠得退畊溲上田幸甚亦
復何慰及不佞挂冠出神武門蹇驢且策而兩兒
子痘瘍適作公曰君第行抵潞河留八口京邸某
水醫藥余維力是視不佞遂行明公果惠顧不佞
妻孥甚至而不佞之阻凍路上則又時時使人

不絕所以慰藉之良厚

義不佞八口所以得不路餒者明公賜也種種
義豈在古人下乎僕所以萬念俱灰獨此義不
申章遠寄肝腸在茲京邑諸舊遊好遇不佞不
人致一牋殊非野人之體當從世外相寬公家快
壻叔南才氣備邁奈何天奪之太蚤洗馬之才亦
止享洗馬之年僕受其特知聞計摧痛如何可
哭叔南二詩乞令人特歸焚之叔南墓上漠漠英
魂當監故人此情近得周元孚書知叔南尊人亦
相繼不佞天之降罰周氏慘矣彭生甫得一第一

鳴而斥吾道衰颯如秋葉獨幸明公身健位尊碩
果不食忠勤冲抑爲國爪牙雖然貂蟬麟玉出入
禁闥此人臣之極也江漢之上可以垂綸世寧有
不散之盛筵乎願明公采細人之言覽止足之分
主臣主臣王季孺太史還朝附此爲訊南風有便
無忘德音長歌一章及近作數首錄扇頭請正不
悉

與汪長文

雪竇家山也不較抱尚禽五岳與

程几間未一寓杖屨何以謝山霽會海內探奇之士此番訪長文定須裹四明半月糒了十年宿願計在元宵後入南雷花事初起條風回暖政宜遊屐足下幸却它事回入山尋謝澄塵高踪頃君房書至亦勸僕物色四明遊興勃勃矣湖羅一端奉佳人製春衫服以訪緇樊二仙人石室輒遣奴子入山采綠篔簹須得人如斗練如青王者乃愜道民幽懷僕自東皇老記室片木入手便有生氣無煩慮竹巨者不活也西園粗闢栽竹須得數千株乃可望它日蒼筤成林葉道數力遣仍乞多役莊丁佐我俟其成林是下來共坐竹下作名理娓娓想見佳致

荅葉虞叔

僕頃以至心向道頗能悟入三昧種種塵情遣矣屬念三教理一其徒各立門戶是非聚訟無休聖師不肖思作三教統宗書妄意津梁以此一事尚苦葛藤俟此書成便撒手作無事道人間世生靈無常種種妄因當不復黏手掩關禁足遂不知

三日無交朋則低回而思聞戶外履屐聲則矍然
而起乃令索月獸處一空齋條取雲霞爲伴侶引
青松爲心知時或稚子老翁聞中來過濁酒一壺
蹲鴟一盃相共開咲口所談浮生閒話絕不及市
朝客去關門了無聲響如是畢吾餘生足矣秋間
以外家事刺促偶然出門抵虎林適汪伯玉司
馬至自焦山約會於湖上一時耳食之徒紛然襍
至人自奔奔司馬公何暇條事而足下云賓客從
僕如雲也方今王元美三仙王朝市不殺日中之

市汪王暮年而朝市不殺壯年而日中豈亦有說
乎董伯念以舊日同舍之好遣信使相招者三不
得已強爲一行還抵西湖鄉心遽發矣念王先生
腹如車輪虎林如閭門可朝發夕至所以不來者
諛夫之口信信未已僕不畏吠形而畏吠聲三吳
有此足與吳太宰千秋並傳亦松桂薜荔之羞也
先生能挽三江五湖水爲吳中一洗腥穢乎僕南
來面足下齒牙間未一及聞彼夫顧猶向足下時
竟想定取佛菴楊枝水灑君家几榻故知足下

廣大教化主何所不容明春有高興當乘槐花水
一倚權闔閭城下數勞書問久缺報音則以嬾故
一臨械遂至媿媿數日前雲間于馭先來曾附尺
素既發三日而使者適來即錄原書一通再往蓋
惵于生或爲殷洪高耳歲暮貧貧端居寡營乞頭
折紅梅一枝貯瓶水以供歲事細君賢明時不廢
燈青咲語此中一點靈明皆非信信者所能磨滅
先生當信之無以虞鄉窮愁皮相故人也

與汪長文約昏

蓋僕束髮從海上諸君子講稅壇千秋業維是生
生實執東南牛耳盟大越龍子國由西陵東至
委以極句章郡鼇柱而外大瀛海環之蓬萊三
山只尺乎其上也斑麟蒼鷹紅梨碧柰金堂玉
高真上仙所都而內地自大雷山南迤四明石
璫瓏吐飲煙霞劉綉樊夫人丹竈於是焉在而
氏世家大雷下自御史中丞雷峰先生一代鉅
寶產此山靈氣叅軍識環先生繼之淵穎

窺於理無所不請仙骨天成遐心獨往所居
碧石窠楹在雲霧裏曠於清都累月掃地焚香
而手與書亭亭物表斯人今僕向史冊上見之
何如豔想而乃微天厚幸生同時居同里學同調
僕既好君君亦好僕兩相驩無間也遣僕爲諸
君數從朝夕自僕行作吏君稍闕焉乃今僕去諸
省稱苦寇道民而君過之彌厚將始於椒蘭也
而成於葦蘿也者余兩人既莫逆於心而社中
弟張君孺愿楊君藻文實從吏之於是不穀使
子王衡遂得昏於君之愛女蓋昔者蓮社蘭亭香
山柴桑翁陸靜脩謝太傅王右軍白樂天元微之
諸君子以文章爲骨肉未聞其結託昏姻也此有
上右朱陳村龐厚之風焉它日相期昏嫁畢而駢
武陵鷄犬同脩芝檢雲笈業則請指桃花而盟之
不腆之將用存醇朴維先生賦餐幸甚

與卓徵父光祿

選舟過唐榭使人物色足下屬有雙上之行是

春風吹着與交人散步大隄虹梁百丈煙火

管弦沸樓魚蝦腥市高吟唐人停燈待佑客沽酒
與漁人詩大自悽清良以不見徵父聞君家園亭
其勝裴徊路岐未敢徑造竹下吟嘯瀕以獻歲花
時從西湖奉約來一話琴尊風月爾湖上諸君子
雅集遂足千古不減曹氏南皮興西冷更爲南屏
良是敬如來命改竄小作數字承委作小傳及唐
詩類死序深媿淺陋恐不足爲風雅生色類死序
先脫稟傳文尚未就以俟王正之月奉周君附往
爲王二太史詩當卽從之重此社也者以人不以
官要如兩太史其人故自佳時寒家適有醫藥事
又爲遠客將迎冗甚崖略具報容嗣佈種種承惠
酒資良感方脫細君金步擢鮑履客佳覲適至爲
之色喜足下頃見元美先生此老近履何如掩關
人猶念貧吏假十金寄我書辭字字肝腸僕生平
鮑叔終當屬之此老爾

與徐檢吾使君

建不穀其以職事辱在明公鞭箠之下明公破拘
之見私廖麻之觀益當是時備明公本

三而明公所以遇不穀某者獸異等銜色清酷香
飯把臂論心至出明公愛子見客此之異數它令
長皆不得與焉及某居都門橫被仇口以上海內
交知信多爲不穀持公論而明公獸爲忼慨起怒
而髮上指冠向人明目張膽以自保曾參不殺
人心相知若此旃豈有千古乎不穀某自挂神武
冠來蕭然四壁囊無酒貲賓客盡散妻孥不免饒
寒而僕日蒸沉水一爐手道書目花竹耳禽鳥累
空晏如也某爲墨綬宰六年貧甚而後知當時明

公之所以知我者故自不謬溪刻如陳仲子幾若
行減少風致宋蘓端明清苦何必不如淮園人而
風流遐暢蕭遠矣僕私心敬之慕之願學未能然
可以累心處頗盡明公信及此言不明公爲雲間
李亦且六易表葛吳中稱庶勸長者必首明公先
後部使者薦章無慮數十上乃不聞徵書日暮下
雲間而它人顧反先被褒美去都清華此何以故
今世風尚率右佻滑而左朴忠明公卽庶勤柰長
者何長者非當代所尚也雖然佻巧者驟而得

一跌不揀大禍盈車朴忠者用拙循分卽無奇福亦無奇刑上帝待筭闔而不率推斯以譚明公吉祥善事後且無涯賴明公安之于馭先來訪不穀具道明公念僕甚敢輒布謝令公子風氣日上足散人懷餘不敢悉

與王伯穀

海內習先生才如金汝九品寶蓮筆端古端並生五色此猶謂皮相王先生也者乃今信王先生蓋古有道長者先生生平行義卓然無瑕悉數卽如

既貧到骨又不欲攢眉向屠沽兒以故忻然日開口而咲世人見其如此不以爲家有王陽再砂則以爲癡老不解事僕都不問也家有一錢與親朋閒坐爲清歡興到或口謳下里曲少年在旁搥鼓吹笙嘒甚詰朝洗盞厨無晨炊矣踪跡若此而此中靈明日以湛然以此了世差亦不惡海內交知愛我惜我知我俱未盡亦不欲世人令得物色之而是下聰明絕世想定覷破我窠曰敢遂私布之

明春花時定訪足下間新莊其勝頗新如

川手異書目花竹耳禽鳥此時想王先生天上

與陳立甫司理

山陰道上只尺真人紫氣以維摩示疾不得恭承
西泠六橋之間又跬步相失後會尚爾眈然人生
相知晤語之難如此詢之蔡府公知明公已至自
吳興便可了蘭亭舊約歲行暮矣不能冒雪上子
猷船請以獻歲花開時來續晉諸賢脩禊事龍伯
貞先生品甚高卓然風塵外物稍從之遊穆如清
風使人世情都盡聞君善於臘月趨庭過東海爲

之書而不寐業治蓮花酒一石遲之矣此時儻得
使君同醉便是千秋勝事所著溟滓子二冊久留
鄴架叢足下西行未携以俱可謂覆龍沉於欲底
昔蔡伯喈一寶王充論衡再寶趙擘詩細而書至
今懸諸日月足下乃不能爲僕之中卽邪然僕所
著發明天人理有過於論衡詩細者足下當自得
之政在續成此書急欲得再二冊自相參訂幸
見歸遙賜定委雲氣結念故人隨書附祝

薄遊鹽官屏筆文厚脫款留諸凡用情不殺弟者
皆出於古人所難佩以卒歲何能慙忘別後承錢
魯南惶吾兄弟堅留到宅復任五日緣鄉心陡發
苦辭東還不及脩一書為謝耿耿此中向以忝宛
陵吊沈君典太史出門公子往白下其家無北道
主人裴佃不毒到家以來日為塵緣束縛至今不
得遣一訊問聞臘月日葬元太史未得的信尚爾
蹉跎直負故人泉下矣有書抵士範幸為道弟此
情年兄清白吏勤心行不減陸續吳隱之乃以

惴惴無華六年餘不遷見世之貪婪役繒者家已
猗頓身仍大官庶吏之不如巧宦從古而然雖然
有志之士寧為此不為彼幽蘭不以無人而不芳
願我兄善保此心無退悔大丈夫業登賢科有祿
位患身名不立德業不脩豈憂官爵卑下八口饑
寒哉古都將相擁大權而關其恣睢或遺穢千古
或泯沒無聞一令一尉操行高卓與日月齊光流
照史冊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蚤夜孳孳也仁兄
當不以此言為迂錢敬甫手伯以其母氏

見屬遣使送行狀來於其使者還敬附一書奉候
奉謝向迓尊嫂仙舟想此時已到官舍退食淪茗
林香與細君清話出而爲並海三老子弟分憂爲
今亦大不惡弟東歸掩關讀道書亦自翛然有致
因風相念幸惠好音

再荅陳立甫

往不穀之過川陰洞與謁也明公實在病鄉數數
使人留客不穀則以急赴交人湖上之期徑去渡
不穀及明公本無他心何爲索向不穀謝過至今不

去懷中明公豈以豈以不穀有蓬之心也邪願
然冰釋廓然霧散勿以不穀爲公孫丞相惡賓
端居念溟滓子其業脩赤躡將遣一介奉索之
故屬有家冗遂迷未發使者持手書以二藁至
之色喜王裂婦秋霜之節三百年後乃得賢使
爲之表章使君向言烈婦亦夢狀奇甚足明
不死今叙中諱不言豈以爲恐涉恠乎尊公身
三事志在五岳名章鴻藻日月齊光今之

太史云明公觴蘭亭探禹穴陟秦壑虛有言
胡不與二遊並傳而令泯泯若此明公脫有意
僕請載筆以從寄惠名酒卽與客共之醉使君
德往有一書訊龍君善不知已寄去不經年無
字及故人距人情太遠幸足下留神薄遊塩官
上登秦駐山一歌好事者爲之勒石聊致一通
政莊靜甫遊頗困地主媿足死天不令長卿有
客資東來客須臨江而返爾前書一槭并往

與王恒叔年丈

不佞弟始與仁兄約虎林遊十日當返不謂江上
遇汪伯玉司馬信相期會於西河抵虎林數日而
伯玉至自京口遂其留連信自歸董伯念客部遣
使招遊吳興山水業堅辭之信使三往返最後遣
其所善交人雲間彭欽之親至虎林相迂欽之不
佞門下士文執道行不佞素所崇獎渠慫恿甚力
不得已強爲一行亦計仁兄於今秋未必便來何
圖遂失迂車從也不佞弟止家僮三人弟携以出
令弟止留三尺侏儒老奴守門仁兄冒雨抵

聖穆日大兒年七歲次兒六歲未嘗見客不聞揖
拜應對之禮門內亦無期功親屬子弟無能進茗
汁供脫粟使仁兄凄然出門去數百里遠來之意
云何弟婦言其狀弟爲之甚驚不寧者索日檢篋
筍得仁兄手書二通詩艸詩箋各一語語帶雪竇
鰲峰雲氣恍如奉顏色更益凄其弟由家適甘應
溥潘去華二丈行部部中相見譚仁兄不去口甘
李而使君招弟泛東錢湖次日送去華海上頗盡
綢繆之驪此時憶仁兄轉切杖履此時想已到家

潘使君去附至一牘聊寄相思承命譔溪山小隱
長歌物外聞人猶尚爲風塵中冠蓋客駘乘初歸
無斯須暇小聞當屬草專乘一力敬謝故人老母
今季八十有八初作客歸未可便出了台府之物
當在明春矣此行蓋爲往宣城吊君典及抵虎林
便聞沈公子方就業南雍使人物色之果然去
北道主遂不果遂又留此一債未了奈何奈何此
番會爾之故情應至定非悠悠行路心仁兄

再來人也天下讀禮時得此一良莠大不薄其
此代面臨風望馳

寄陸大司空

往歲某在長安橫遭仇口承先生扶義挺身力持
公道保曾參不殺人明子公之無罪知己之感動
在五衷泊得相從路河抵堂清言論不死之神丹
究無生之了義如叩石室恍對覺皇愉快矣蒙長
者見約聯舟東下可數共朝夕商略出世大事因
緣某私心不勝幸願 以二月初旬以張肖甫司馬

先生之累招一往言期作 日留比返水濱

則仙舟已發不復可追恨 某自去平九月

奉母抵家杜門習靜香鋪 送流光了與人

世隔絕如避秦久不脩只 介行李起

居先生每念舊恩中心若 佩仁義於東教

奉大道於西方約已豐人 寡欲好生之仁不

遺艸木普度之願遍及肖 翹達滯導幽植什噓稿

衆愚指爲慧炬多生待以 津梁蓋根之天性出之

道力大都無所爲而爲者 佛門實脩實證品題

漏道家三千八百名書上清先生殆無之論至於
此則某之愛恩不過四生中至微眇一物固不必
向先生津津道感激矣某自謝事以來遣累剝心
力脩淨業根器雖淺情緣本澹似可成進第生平
好慾二教究異同竊恐藥病兩妨葛藤不斷何如
先生精瑩直截一悟超然也某又苦黔婁之貧母
幾九十妻少子幼家徒四壁晨夕關心然屢空
不食煙火母奉佛教不御醲鮮婦性賢明能
道不可知大要非火坑中人也頃暴
種出門將脩謁先生且忝宣城吊故沈君與太史
從虎林至鹽官錢淵南孝廉家問先生知杖屨方
入山無從物色而君典一子亦就業南雍其家無
北道主人在乃留一書寒暄長者某天寒念母徑
渡江歸矣只尺真人可勝延佇東山之望日隆先
生恐不得高枕而卧如之何獻歲以梅花開時當
面訪先生園居不悉願語

與董宗伯

不設某天殺之人才不足以遇時智不足以

爲人仁而熱勝踈而忘機居恒不爲世俗宵人所
喜而爲賢豪長者所憐當代太人先生如宣城沈
君典婁東王元美元馭新都汪伯玉諸君子咸以
氣類見收引爲國士海內同聲第抱一稊負一節
自列士君子之林者不佞無不在把臂中獨念與
先生踪跡闊焉每謂此天壤間欠事去歲從青浦
暈轉得與伯念令孫同宿春曹促鄰論心飛觥授
簡稱異姓昆季至驩矣且可藉以自通一脩執鞭
之後顧猶遠述引畏長者世道孔鸞人文泰岱巖

重何如倉卒無因尚隔河漢今者以仇口挂冠人
情敝帚經季閑戶匿景銷聲偶爲赴汪司馬西瀕
之約甦詣虎林承伯念折柬相柘私心喜忤登龍
御李機緣在茲然猶思襪線徵材不爲宗工所錄
乃承一見深知弘獎大逾分涯雖張司空之賞陸
平原司馬子微之識李供奉殆無以過夫壯士至
知已爾馬骨可灰士心不死刎頭瀝血亦復何言

嗟乎世人所知不佞雕龍小技顧某竊所自許
嗟乎通脫雄快有籠罩

人指身拯物往而爲小吏善得人情通物理公思
廉潔以萬物一体爲己任操三尺以繩豪橫散千
金以急貧窮蓋義聲在吳越間少年俠士往往能
頌之歛庶幾以小吏起家立功名懷仁負義豈敢
耿天壤然後拂衣五湖長嘯烟水作越國男子以
故絕不念及妻孥八口蓋亦一片有心人非復搢
管文士面孔而造物見妒怨家乘之巨象制於鼯
鼠白龍困於豫且聖使壯圖不成雄心空在身名
難收妻子飢寒亦可悲矣所幸其中哉頌聞大道

一斑天性澹逸能遺榮枯齊得喪遺恩仇忘人我
了不生凄涼寂莫之想亦都無憤懣鬱勃之態吞
辭纓紉適志禪袖已而已而弗徂以天下爲念開
口而咲古人少伯扁舟必須霸越子房赤松必待
興漢固哉滯滯於一隅者也即如陶都水陳華
山彼安事雲臺烈烈爲旣承先生國士之知敢一
吐曾臆此懷不敢向世人輕吐久矣衣單天寒人
母良切即日渡西陵以東奉先生所惠寒衣白布
吳氏念先生明德何有已時人便手書此

脩報謝不盡懸仰

與龍伯貞

隆不肖世人皮相并髦之久矣獄底之劍爨下之
桐去泥沙死灰無幾先生獨破拘攣教不肖從世
人所魚肉拂拭其澆垢袪除其不祥提之下流引
爲相知既進以稅壇之盟復教以丹臺之業指掌
天日要結烟霞然猶必從食息起居嘖咲出入密
營其幾踵熟觀其波流而後抒心投分知不肖清
真人中果無他可與於玄素大道一講石契便足

斷金世俗所不能望如口不能聞瑣麓臭味迄
今三載詎維三載行且託以千秋勿之古人蔡中
卽張司空玄賞通識此義寥寥乎此與起死人肉
白骨恩相倍萬矣隆於茲蓋有大恩恩終不自慎
一曰墮落以爲知己羞從此未死之日皆隆可題
之年也慈湖信宿對几連牀仰見先生情彌真愛
彌篤依依戀戀何能捨去所不敢久留者一恐妨
簿書公事一恐來觀望妬諛風波之民舉動甚難
分袂馬頭霜葉鶴首秋雲何物不關

先生遊丹菴官虛舟涉世道業既盛宦績復崇人
恒言俗吏不聞道文人無實用嗟此兩言今日賴
先生一洗煉已漸熟及物漸宏三千功八百行了
當非遙願益時加保護真烝內視靈光古人云攝
心一處卽是諸佛道場散亂片時便落眾生境界
又云千日養不足一朝損有餘幸深味此痛切語
不肖實時提醒此等話頭願與同心人共之顏先
生直諫長者講孔子孟之學號醇儒而頃復留心清
道公又出世理此其卓識遠出宋儒諸公上一

見不肖輒大加獎賞亦幾於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矣恂雅書生脩真仙子縉約靜女何以得此三言
於乃公榮哉如被以九錫也者一書爲報稍吐衷
言亦急知已也敬先奉先生一寓目乃爲緘致之
馮方伯公爲不肖遠送郭門感其意矣并乞爲道
謝同年亡友姚元禎母出見不肖卑絃布褰破碎
縵縷爲進士母寒苦至此傷哉使人酸鼻人信不
可以無羊望仁侯稍濟以粟帛高義青德枯骨知
恩矣隆又見永明寺羅漢殿地壞五百應直

土坯欲以一䟽作功德難哉伏惟宰官留心三寶
幸甚

與顏應雷侍御

隆東髮向慕明公頃始得登堂一奉教言立譚相許
輒如舊知隆是以感而思忝益圖濯磨以期不負
大君子知遇隆生貧家十歲始就童子師二十尚
未知人道自幼聖必正傑行必肅潔潔已脩容兀
如處于長而讀古人書制義之外旁及詩賦從騷
墨之徒遊逐好工綺麗清曠語文見古輕賤重義

然諾節信豪傑心頗慕悅之後又信奉仙釋持戒
守律妄意泥洹沖舉讀二氏書志在清虛恬憺解
縛蕩累不欲拘拘翦翦爲天之戮民而天性亦頗
近之兩爲邑令出視簿領入稟玄律愛民潔身奉
公執法取予極嚴嘖咲不苟未嘗私民間一錢一
帛而所得常俸復悉以公之九族六親及四方泛
交貧士居恒省愆思過二六時中長恐獲戾天地
神明取譏月旦清議惟是好文愛客迹近風流周
貧散金事同任俠世人不見隆而孔徒讀隆文

習隆声名必以爲文人華士浮豔綺靡跌宕踈恭
不知隆實非其人也往隆在京師以虛名爲累士
歸如雲世之好俠者以俠至好詩文者以詩文至
好仙聖以仙釋至世並以耳食真欲鑿坏閉戶粟

能隆

已無心浮雲過眼應之狀而口不衝酒炙耳

不聽絲竹即賓朋滿座所譚性命燼霞者什九古
今辭賦者什一遠聽不答見其蹤跡如此以爲香
出端明風流之宗不知隆實清真苦行檢柙士也
仇口點畫人終不信稱冤訟枉傾都盈路彼夫遂

坐誣罔隆罷官囊無一錢居家且無百畝卽令所
存僅六尺之軀而已而今者猶然安貧守道壹晉
操脩絕不以貧窶困頓動念嗟乎此言爲惡者耶
隆既隱矣復何用向人呶呶自鳴海內交遊寒賤
盡絕破甑不顧覆鹿已忘所爲不敢不一白之明
下者以門下當世大賢人倫準的既已知我安
嘿嘿不稍自陳衷曲乎古人云寧爲刑罰所加
爲陳君所短又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

伯貞先生清真勁朗有道君子也持身甚峻取人甚嚴與不也往二季頓咲起居動息遊處無所不肖竟無他乃以薦之門下門下凡知賞嗟乎隆之心行信于神明而不能盡死於世人今得當世兩君子見譽隆從此可託於天壤矣沒齒可不恨矣裁書叙心不覺縷縷隆不益自淬厲以報相知他日何以復見先生顏色乎所望痛加鞭策以儆戒庸愚隆不勝馳仰

荅萬伯脩

長安遊從飛觥授簡歡怱方曷風波倏興青蠅有權白日無色美山民歸栖真海上足下亦出治兵湟中逐虜疆場五戰皆捷邀其歸路截其剽掠斬首虜奪牛馬積如山陵餘醜奔迫風木皆兵追亡逐北數百里斯以奇矣庸將寡謀前軍失律困獸猶鬪設伏掩我殺師之敗罪在孟明不坐由余街亭之衄過繇馬謖何關武侯吏議太苛吹毛王將止問敗衄不錄首功罷謀臣以謀臣以謝虜人足下遂解甲西歸徒步南岡飛將一行長城已

雛酌酒相賀是何當事者之失策也足下英雄人
文鬻孔鸞武擅龍豹刻燭倚馬吹簫擊劍意氣磊
磊仰薄秋旻有如世不用豪士雲中一畝之宮塞
外十乘之騎腰裏前鞞飛兒後感髮重衾服妖女
靚妝臂鷹牽犬射獵飛狐彈絲高堂命爵曲房束
軍書而理細帙拋綠沉而揮彩毫胡不適矣天下
無事放英骨於閒曠一日羽書交馳烽火四起恐
安石不能終時東山絲竹也六年闊別萬里書來
云八口人皆增十歲尺素遠存故人分俸楫詩意

氣整暇如此斯爲大英雄乎以此臨邊何事不
了四詩奉寄如奉面譚近作一篇并往覓定傑於
此道都不進則以年來苦心研討玄元操煉真訣
丹基頗立黃輿可成控鶴志堅雕龍念淺足下才
氣無覆卮舉囊括似馱少此一念諺云英雄回首
卽神仙願足下深省范少伯張子房真足師也道
不足度世饒君蓋世雄豪大期一臨氣韻便盡能
與四海爭千秋之名不能與造物角旦夕之命悲
夫悲矣東西邈隔傾握難圖翹首雲中心目俱新

龔余君房督學

君房無恙關中大旣轎車行鄙人情孔艱良以爲
憂聞今歲有年差慰遠念吳越連遭旱暵疫癘繼
之喪車四出野哭千家入秋便若雨潦至今晦翳
不開晚稼漸萎天道如此莫知稅駕足下書來有
六不問分於此人之腹而濺血於故人斯言何爲
良可感惜得非指就李君邪市虎之語起於徃歲
尋思此語是甲此語以出至今猶未舍然何知
宣城山君講金石之

義甚厚此天下所聞也宣城物故不佞以迂誕得
臯當路仇人乘之落籍南竄私念身與就李厚善
誰不聞既以詬罪蒙旤且無以不祥之身爲故人
累今彼夫得挾吾面人爲奇貨乃深自引匿避故
人實不佞之嫌遠就李非此君疏薄不佞也夫旤
吾兩人吳越間忽興飛語謂就李君徒以顯明於
涼故而疏薄長卿是時嘗就李不長者諡諭不知
僕自疏夫夫欲以智全夫夫無爲敵資卽不佞百
口不能白此情人人無何而就李望朝議人遂

僕爲之下石蓋當時實有爲之下石者借僕爲名
頃之而罪人已得僕事始白吳越間曩僕遇異人
武林疏奏上清諸真授玄元道術時則就李堅求
同事與之啾血關壯繆諸天人前不佞乃咲曰陰
謀下石而陽共學道即道盜耳關真君之霧可干
邪就李君亦咲罷起仇人之中僕未嘗幾微動念
顧反結業故人邪夫僕學道人怨親平等真道家
事寧可整入則蠱也蠱學道乎人言熄又足下猶
云云豈有醜人羊叔子哉僕猶不能釋足下疑品
可知矣雖刎頭瀝血何益萬伯脩雄豪人湟中遂
虜斬獲頗衆敗非其罪乃坐罷歸歸亦得矣一械
寄奩輒附去使知秦晉尚遠幸爲多方轉致雲中
勿有浮沉秋色漸深關隴風高善自攝生關中士
近復有李夢陽其人者否

與曾觀察

達隆侍明公於雲間辱明公一見弘獎不獨采其
雕龍末技且以古豪傑相期庶幾衛公鄴侯沉
略表堅勸伐發軔邑符隆雖不肖不足

注聖萬一感敷眷遇益用砥奮期稍以樹尺寸而
報相知維是吳會風俗豈浮物情傾仄隆直心秉
公方操三尺得罪巨室取忤豪石蜂目豺声豺豸
雄虺所願甘心之日久矣幸脫羅罔徊翔閒曹竟
以仇人側目張機設穽蘊毒既久一發中人毛羽
摧殘声名窳敗竄逐歸來四壁蕭然八口恒餒黃
金既盡淥酒亦空門無寒暄之賓路有揶揄之鬼
壯心頓耗盛年漸衰辱人賤行甞負知己爲之柰
何隆于此亦有以自解人之樹立與人之知人者

在核其心術操履之邪正穢潔何如毀譽成敗達
人弗論心行洿邪則雖漁獵通顯猶玷士林表裏
醇白則雖坎壈竒窮無媿天壤隆被大詬名位俱
敗立致顛躓蕉萃淒涼不可謂不辱然含沙下石
者苟尋求其謗讟之端有秋毫實乎百無一實而
橫被癡瑕則隆之愛傷者皮毛爾性霽固無恙也
如是而輒自謂僇辱明公知已隆不敢也我知明
公亦必不爲皮相也初隆之竄而削籍也怡然不
屑也其歸而食貧也寬然不悶也惟日以讀書學

道爲事煉氣實真以養性命三機息念以全神明
隆之所求無負明公知己者又如此仕宦營營貪
求無已一遇困塞憤鬱牢搔去土也鄙卽其爲知
已之僂辱不滋甚乎明公以前歲特遣一吏至自
金華損書以存故人分俸以供老母至情勤渠高
義寥邈時適隆出奔宛陵吊故人沈君典太史墓
不及作一字爲會史人空返歸而悵快至今其後
聞明公擢憲大夫輅車入楚峰鴈旣迴湘鯉不至
無從一寄訊起居頃者武陵龍君超伯子以省其

尊公伯貞郡丞入剡還乃託致八行傾此積抱隆
隱矣安期生說楚不合退就金丹徐洪客干主無
媒歸栖岱岳隆雖不肯願追蹤此而生上則飛肉
霄漢次則蛻骨名山乃名爲了事丈夫不能學虞
卿史遷窮愁著書齒髮禿落吻涎鼻唾龍鍾蹙脚
老鑽故紙作蠹書蟲也顧天下承平久運窮數極
會當有變明公一代偉人才氣勃朗擔當世道非
公而誰勉之脊之終濟大業隆在草野敬候嘉祥
不宜外詩扇貳握詩牋四幅奉送覽教

再與曾觀察

側想明公日夕不能去留懷久不聞轉官何處比
聞持憲長沙又苦之湘鯉之便七月中龍郡丞公
子襄至自都門於江還武陵託寄一書轉致長沙
械題業付龍公子未發而敵同年周君應巽授長
沙廣文取道武林遣人迎其眷屬以行隆念託公
子轉致恐有浮沉顧何如託周廣文可以徑達掌
記遂從龍君取付周使行李中隆之訊明公意亦
良深矣甲申歲隆以遭讒去國跼伏草莽家無負

有懸磬人口恒餒四壁蕭然交遊露
星散海內竿牘杳焉不通遣使貽書千里存慰明
公一人而已隆又以他出不及手裁一字為報能
不懸勞隆在雲間愛民絜已四年一日且也折節
寒峻推恩白屋吳越所聞也不聞畏疊之祝茆案
之頌而含沙中毒大既竟發彼中雖隆之不德實
取之彼中薄俗可知已顧不肖之人頗聞道要第
率浮雲霓親泡沫窮而益堅困而無周作更辛若
氣填衰及至林居形骨轉壯白髮再黑面有

容彼夫其如我何明公知我敢以相告敝同年周
博士文義金声人品玉瓚四明稱大雅温恭君子
也因於一第勉就青氈望明推分破格响沫之周
君文行醇美明公一見無迥神鑒矣敝同年復爲
寒宗快壻其外父諸生屠大立隆之猶子也送其
女入楚倘來謁明公幸作青眼

與王百谷

客傳蟠菴篇半歲始得捧讀如霄漢金莖奏之家
慈泝然愉暢海內故人講金石之盟託昆弟之

嗚呼吾母堂下稱觴而自列于諸子行者疇昔如
雲今日念原憲之貧及介推之母者歎王元美陸
與絕及足下一二三君子而已若使古來多長者則
惜遺簪存故履何以聲施後世無窮哉又嘗見足
下念先文榮之後甚至頃與張太守譚足下相共
太息以爲此猶灌夫樂布之遺風耶生之不振四
方災異杳見從此恐多事我輩卽携人口實深山
不能如秦復夫毛女餐松食栢終立誓崖壑有
生不道如梁陸法和唐鬼谷子鴻是備不具

未幾婦女如道民始以踈斥亦以踈全可得遂作
自下漢所虞八口猶未有卒歲計如之何足下嗟
僕好神仙若秦皇漢武彼富貴多慾我貧賤寡營
故當勝之真無內周元神漸朗後來事大有不可
料者足下愛我勿皮相我上季夏吾鄉之秀將持
而北一病遂作路水遊菟蘭摧玉折無產無兒死
與顏子同壽人生真艸頭露世間何念不灰先生
老天大期促人何以了生死既禰半偈菴主請蚤
參無生法忍齋自餐五穀當以金丹爲稊稗

與趙汝師

張公子往至白門以八行爲說山民猶以故吾脩
寒暄故人不知世情洽樂天敬美入吾鄉老嫗諛
遂投杼山民敬美與山民生平何如而忍以一謔
凶終隙末若然人必不可被纒纒夫有權甚矣山
民心行尚可質之上帝而歌不得信於故人豈非
命耶今敬美已作古人而諛者亦病疽病疫雖猶
存餘息螻蛄李志奄奄下泉爾而山民猶尚無恙
山民復何言山民蒲團得力神烝爻講面轉少容

此自陰陽造化之所能陶冶而論訛之徒其如我
何時事大有可虞天下之望方集於公何以策之
整頓乾坤濟時了揮手入道留侯僕侯雁行而趨
山民請得招隱天台桐柏之巖疏業成均者張生
子序東沙司馬長孫之栗先生之子也山民三
世通家不得不為一語介公即不為山民然司馬
東南鉅儒也